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四十九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七

起丁丑明莊烈崇禎十年
盡己卯明莊烈崇禎十二年
凡三年

丁丑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賊犯安慶

張獻忠既糾羅汝才諸賊自襄陽順流東下烽火達
淮揚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操江都師史王道直總
兵官楊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副使史可法馳駐太
湖扼賊衝賊從間道突安慶石牌口連營百里巡撫
張國維告警詔左良玉馬曠劉良佐合兵援之賊轉
犯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賊走廬江犯潛

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三戰皆捷馬曠劉良佐亦屢敗賊于桐城廬州六安賊竄入潛山之天堂寨國維檄良玉搜山良玉不應放兵掠婦女屯舒城月餘竟北去賊乃復出太湖副將潘可大程龍守備陳于五等率兵四千餘禦之鄆家店賊先犯可大營龍等至夾擊之賊多死夜復至中伏亦敗去尋賊衆數萬大至圍數重諸將突擊頗有殺傷可法偕副將許自強馳救扼于賊發大礮逆為聲援諸將亦呼譟突圍會天雨甲重不得出賊四面衝入營將士短兵接戰可大戰死龍引火自焚于玉手執大刀左右殺賊傷重力竭北面叩頭自刎守備詹兆鵬莫是驊詹世龍千戶王定遠百戶薛自昌王鴻猷武舉陸天猷等皆遇害士卒脫者僅千餘人賊遂分屯其衆于桐城之練潭石井陶冲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串鎮賊乃四走獻忠入湖廣是時江北震動與可大等先後殉節者有羅田守將郭金城龍江都司王

寅泗州守備陳正享蘇州衛指揮同知包文達天堂
寨巡檢吳暢春潛山鄉官江襟楚生員疎貞申義民
張清雅陳廷選汪之詹蕭縣鄉官任之豪相城生員
尹秋桐吳普昭左旋左光燦義民姚孫操王夷吾趙
之藝陳力均儒士宣光宏而賊黨分擾楚豫隨州知
州王烈鄧州知州孫澤盛同知薛應齡上津知縣屠
紹臯守備寇士元鄖西知縣劉元伯澠池知縣李邁
林廣濟典史魏時光皆以守城死參將范志驃將裨
李春責以捍賊開封死攸縣舉人陳來學蘄水武舉
程為常偕邑人徐至蘭蔡臣人胡方壺徐用極沈邱
義民王維東以禦賊死上蔡生員張址曹襄南趙應
選李惠延周顛彭凌碧葛祥生等並以被執罵賊死

質實

石牌口在懷寧縣西百里上達潛太宿壁四縣
即宋樊若水試舟處也楓香驛在宿松縣北五

十里天堂寨在潛山縣西北一百里天堂山鄧家店
一名鄧坂在宿松縣西三十里練潭鎮在懷寧縣北

接桐城縣界石井山在桐城縣西二十里陶冲驛在桐城縣西南四十里桂車鎮在桐城縣西三十里桂車山下攸縣漢置元升州明洪武初復為縣屬長沙府蘄水劉宋置唐移治于希水縣明屬黃州府今並因之潘可大江寧人程龍欽縣人屠兆鵬婺源人莫是驊唐世龍皆蘇州人王定遠鎮江人薛真昌武進人王鴻猷為賊所執鋸齒斷足罵不絕聲死陸王猷宿松人殺賊過當賊鬻分其肉死郭合城四川人賊犯羅田率所部五百入戰斬級百餘追至英山賊大集困三日突圍不得出被執脅降不從見殺王寅錢塘人調守泗州陵賊將來犯寅曰賊衆我寡及其未集可破也搃甲疾趨至盱眙斬其前鋒一人戰自午至甲賊衆與陳正亨陷陣死包文達蘇州人擊賊宿松陷伏死吳暢春漢陽人賊犯潛山練鄉兵禦賊斬獲甚多屢却賊賊再至死守力竭被執不屈自刎死江襟楚官瓊州通判罷歸賊執之不屈死張清雅

據父棺哀泣賊斷其手子起藝年十六求代賊復斫之俱死僕雲濟不食死陳廷選負母謝氏避草間為賊所執請代母死賊殺之而捨其母妻亦殉之任之豪官蘇州府教授罷歸賊陷蕭縣殉節死尹秩桐見賊殺其母奮身擊賊被害吳普昭聚鄉兵捍賊相持十日格鬪死子先璘先曜子婦李氏許氏同死王燾字濟仲崑山人由教諭歷隨州知州州經羣盜焚掠戶不滿千燾訓民兵繕守具土寇李良喬為亂殲滅之及流賊奄至燾且守且戰擊斬三百餘人賊攻益力相持二十餘日天大風雪守者多散燾知必敗入署整衣冠自經賊焚其署火獨不及燾死所屍直立不仆賊望見駭走已覓州印得之燾所立尺土下事聞贈太常少卿明福王時賜諡烈愍建雙忠祠與同邑蔡懋德並祠孫澤盛掖縣人薛應令福清人賊陷鄧州同戰死屠紹臯寧國人寇士元上津人有膂力由諸生薦授守備與紹臯守城城陷力戰死李邁林

完縣人魏時光南昌人善舞雙刀崇禎九年夏為濟水典史邑遭殘破長吏設排兵三百人委之教練其冬賊據蘄州河口憚時光不敢渡時光益募死士夜襲其營手殺數賊賊不敢逼及是賊大至步卒時散時光單騎據高坡又殺賊數人賊環繞之朝斷被執不屈死其兄陳于上官却不奏兄憤發病死友人收殮之哭盡哀曰弟為國死兄為弟亡吾獨不能表暴之手具牘力陳乃奏聞贈廣濟主簿予卹典范志驃虞城人流賊攻開封奉調督勦戰敗被執不屈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潘可大忠烈程龍陳于玉詹兆鵬莫是驊詹世龍薛自昌王鴻猷郭金城王寅陳正亨包文達吳暢春范志驃魏時光李春貴烈愍江襟楚王燾孫澤盛屠紹皋寇士元劉元伯李邁林節愍王定遠等並入祠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先是我

大清往征朝鮮攻克義州安州進薄平壤國王李倬遣其弟覺求和許之既而朝鮮復屢背約陰持兩端我

太宗文皇帝既受尊號

宣諭羣臣皆行三跪九叩禮惟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廓不拜

太宗諭曰朝鮮使臣無禮是皆其國王有意構怨欲朕先啟蒙端戮使臣耳赦之勿問尋倬申誠違臣有棄好脩備語為我使臣所得以聞因

頒書詰責倬且

諭其使臣爾王若自知悔罪當送子弟為質不然朕即舉大軍以臨爾境雖悔何及倬卒負固不悛我

太宗親統大軍征之先遣大臣馬福塔等率兵三百為賈人裝往圍其國都倬遣將以精兵拒戰悉斬之倬懼

率其長子湜及官吏遁南漢山城而令次子湜三子瀋攜眷屬竄江華島我

大軍徑渡漢江直抵南漢城西駐營

太宗環視山城形勢遣戶部承政英固爾岱等齎敕往諭

徐宗請和未決其國八道兵捲甲赴援皆擊敗之時我軍礮車後至將渡臨津水已解忽陰翳雨雪交作寒甚冰復合遂坦然徑渡

太宗曰此

天意也

諭書往復再四徐稱臣乞降

太宗憐而許之徐猶逡巡不敢出及我偏師以飛船八十攻克江華島王妃暨湜瀋等皆就獲復以

敕往諭之徐知妻子被執援兵皆敗南漢旦夕且破乃率羣臣獻上敕印築壇于漢江東岸三田渡

太宗親臨受降宥徐前罪賜宴遣歸國留其子湜湜為質遂班師國人感悅立碑三

田渡紀

恩德焉方朝鮮之告急也登萊總兵官陳洪範督各鎮舟

師往救方出海朝鮮已下

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攻鐵山皮島山東巡撫顏繼祖聞于朝請急救洪範及總兵沈世魁堅守皮島世魁旋戰敗洪範遁入石城島副將金日觀偕諸將楚繼功等相持七晝夜力不支陣歿世魁亦授首皮島遂下副將白登庸降于

大清有沈志科者世魁從子也索世魁敕印于監軍副使黃孫茂不與志科怒殺之並殺理餉通判邵啟于時石城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置大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明年夏兵部尚書楊嗣昌決策盡徙其兵民

貨實

朝鮮三田渡碑其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

帝則之并布威德

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暨夫

北貉執殳前驅厥靈赫濯
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伊感

自貽

帝有明命如寐知之我后祇服相率而歸匪惟怛威惟德

之依

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來干矛何以錫之駿馬

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

皇帝之賜

皇帝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折勸我穡事金甌依舊翠壇
維新枯骨再肉寒荻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頭萬載

三韓

皇帝之床安州在加山郡之東亦屬平安道南漢山城在

熊津江南江華島在開州城南海中漢江一名熊津
江在國城南十里源出金剛五臺二山合流入海臨
津一名楊花渡在漢江之濱朝鮮各道饋餉皆聚于
此八道京畿江源黃海金羅慶尚忠清咸鏡平安也

三田渡在漢江上游石城島在寧海縣東一百八十里沈世魁本市僧其女有殊色為毛文龍小妻倚勢橫行島中冒功至副總兵崇禎六年黃龍殉節遂代為總兵官金日觀浦江人以前守馬蘭塔功加都督同知旋進在都督移萊州副總兵殉節後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世廕錦衣副千戶建祠黃孫茂廣昌人楊嗣昌字文羽陝西總督鶴之子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金日觀楚繼功烈愍黃孫茂節愍

三月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嗣昌初以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山西軍務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賊黨屢疏陳邊事規畫稱旨帝異其才旋丁父憂復遭繼母喪在籍會尚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任者乃起嗣昌為之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有口才至是抵京召對帝以為能所奏請無不從曰恨用卿晚嗣昌議大舉平賊以陝西河

南朔廣江西北官軍為四正責其分勦專防延綏山西
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責其分防協勦謂之十
面之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請增兵十
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
額量加款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
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地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
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事例富民輸資為監
生曰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
帝下詔有且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
為均輸布告天下尋以賊攻浙川左良玉擁兵不救
山西總兵官王忠援河南稱疾不進兵譟而歸嗣昌
請逮戮失事諸帥以肅軍令遂逮忠及故總兵官張
全昌付法司並謫戍惟左良玉
質實楊嗣昌特起本
以楓香驛破賊功戴罪自贖
網其意急于平賊
惜乎不平行之也

夏四月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理南畿河南山南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文燦歷官既久且顯莊烈寬容不識其為人乃以勦賊重任而令中使隱覘其是非更何足信况文燦酒酣耳熱不過浮誕狂談其言中本無定見聞奴德其贈遺專務掄揚莊烈更因嗣昌

文燦官閑廣久積貲無算厚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鎮嶺南帝未識其為人因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甚有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悞國耳若文燦住詎令鼠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嚙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于帝初文燦自貴州徙家漸水與邑人姚明恭為姘妮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握兵柄得帝眷以帝急欲平賊莫得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為內援可

借內援爲引擢
總軍務卒致庸
劣債鍊當時國
勢將傾卽慎簡
賢能猶恐難勝
扶危之選而朝
廷求才大臣雖
報皆取必于宦
官安得不益促
其滅亡乎

引也嗣昌遂薦之時侍郎王家禎代盧象昇討賊已
中載矣戎盡銳趨江北留都震驚家禎未常一出中
州又不能戡下家丁鼓譟至縱火燒開封西門家禎
夜自外歸慰明犒賞明旦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以
去言官爭劾家禎惟怯帝亦以家丁之變心輕之遂
命家禎專撫河南而以文燦代家禎爲總理文燦拜
命卽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己軍而大募粵人及
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護弓刀甲冑甚整比
抵安慶良玉桀桀不受節制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話
文燦不得已遣之而歸然良玉軍實不爲用嗣昌言
于帝乃以遠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當是時
嗣昌建四正六屬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
文燦顧決計招撫刊檄徧懸逆都曰心示諸家賊待
以不死帝聞之怒曰昔譙責嗣昌乃曲爲之解曰網
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然陝有李自成
患登相諸劇賊未能剿絕法當驅闖東賊不使合而

使陝撫扼商維鄭撫扼鄭襄安撫扼吳六鳳撫扼亳
潁應撫之軍出靈陝保撫之軍度廷津然後總理率
邊兵孫文元等率禁旅豫撫率陳永福諸軍并力合
勦若閩中賊軼出閩東則秦督率曹變蛟等出閩協
擊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簡一監司代之總兵不
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監司副將以下悉
以尚方劍從事則人人効力何賊不平乃尅期三月
平賊帝可其奏嗣昌復言于帝曰熊文燦甫任事洪
承疇七年不効論者繩文燦急而承疇縱寇莫為言
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臣但責成及
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口嗣昌乃不敢言文燦既持
撫議所加餉悉捐以撫賊帝不復詰廷臣亦莫敢言
之已而滅賊逾期帝令嗣昌察行間功罪嗣昌請削
承疇宮保尚書以侍郎行事總兵曹變蛟左光先貶
五秩與祖大弼期五月平賊終右文燦置不復議文
燦實不知兵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陰主之所請無不

曲狗遂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

質實

王家禎長垣人楊四彝陽劇盜也初四與其黨郭三海侯

馭民降于河南巡撫陳必謙尋復叛後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推官湯開遠諸將左良玉年文綬等連破之四焚死其黨亦為諸將所擒誅云

六月溫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流寇踰畿輔擾中原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驕下擬在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不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抵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竅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帝以為樸忠愈親信之官至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階左柱
國兼文尚書俸恩禮優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
迎合帝意前二年春帝以鳳陽陵寢之變下詔寬恤
在獄諸臣吏部以百餘人名上體仁前之言于帝僅
釋十餘人秋決論囚帝再三詰問體仁畧無平反陝
西華亭知縣徐兆麟蒞任甫七日以城陷論死帝頗
疑之體仁不為救竟棄市帝憂兵餉急體仁惟倡眾
損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率報可體仁自念排
擠者眾恐怨歸已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凡閭揭
皆不報并不存錄閭中冀以滅迹以故所中傷人廷
臣不能盡知當國既久先後論劾者不可勝計布衣
楊光先上書極論其罪至輿櫬待命帝皆不省愈以
為孤立斥責言者或至杖死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
等倡為復社與東林相應和太倉人陸文聲者輸貲
為監生求入社不許會體仁亦憾溥方募人勅溥文
聲遂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倡復社亂

溫體仁前以枚
卜生嫌早欲甘
心謙益乃謙益
急而走險求解
與援曹化淳復
因體仁密揭其
私自請案治悉
舉其平日交關
詭計發覆無遺
莊烈亦遂頓悟
奸謀聽其引退
以衆廷臣積年

天下體仁欲興大獄擬嚴旨究治以提學御史倪元
珙副使馮元颺不承風旨皆降謫之蘇州推官周之
夔坐不謹罷去私計撼復社逢執政意可冀幸復官
因訐溥等把持計典已罷職實有所為章下巡撫張
國維言之夔去官無與溥事體仁擬旨譙讓國維株
連不已者且七年于是奸人張漢儒窺體仁銜東林
甚夤緣入其門下相與定密謀乃抗章訐錢謙益瞿
式耜居鄉不法體仁從中主持之逮二人下詔獄嚴
訊國維及巡撫路振飛交章白其寃不聽謙益危甚
求解於司禮太監曹化淳化淳故與王安善德謙益
嘗為安作碑文頗為營解漢儒偵知之告體仁體仁
密奏帝請並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按
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
仁有黨命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佯引疾意帝必慰留
及得旨竟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天下聞其去皆快
之然體仁雖罷其所推薦張至發薛國觀之徒皆效

不能撼者一寺
人不轉瞬而逐
之體仁固不足
道而當日黜陟
大權徧徇中官
毀譽莊烈之察
察適成其憤憤
耳

法體仁蔽賢植黨國
事曰壞以至於亡

質實

楊光先歛人張漣字天如
張采字受先皆太倉人倪

元玦上虞人馮元魁字爾賁慈谿人周之夔
閩人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薛國觀韓城人

兩畿山西江西大旱秋七月山東河南蝗大饑

時四方災祲踵告浙江亦大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
食給事中李汝燦言流賊憑陵已來天下財賦之區
已空其半而又遇此亢旱吳楚齊豫之間赤地數千
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盡空矣臣謂斂怨干和皆財
用為之也國朝軍屯之制千古稱善自軍額虛而議
兵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田廢而議餉民始不得有
其食有兵不練兵增則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則兵
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出而搭克屢聞侵漁如故可
謂有政事乎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乃此瞻彼
顧結黨徇私八九年來召灾釀變始于端揆積于四

海水旱盜賊頻見疊出勢將未已何怪其然帝怒下汝燦獄

質實

李汝燦字用章南昌人

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

總理熊文燦專主撫賊賊益狂逞盤互江北應天巡撫張國維見賊勢日熾請于朝割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別設巡撫遂擢可法任之令兼轄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安慶之設巡撫自此始也可法甫拜命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天長分掠瓜洲儀真乘勢犯盱眙縣故無城知縣蔣佳豫策賊必至訓民為兵設伏要害親率兵往誘賊殲甚眾賊怒環攻之力戰死母間之亦投繯死左良玉聞江北警頓兵不肯救令河南士大夫合疏留已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奪而賊亦遂自盱眙趨河南時河南被賊害者三年矣夾河千餘里無炊烟其間

廂市集皆虛殘黎伏豈草深林採野穗以食田隴間
亂木槎杈皆成拱把虎狼千百為羣行道路以故賊
無所向則南走鄖襄或東還寇江北可法遣部將汪
雲鳳敗賊潛山僉事湯開遠監安廬二郡軍善擊賊
從可法東西馳禦質實德化五代時楊行密置湖口
賊稍稍避具鋒唐鎮南唐升縣明並屬九江
府今因之蔣佳徵灌陽人殉節後部議贈尚寶少卿
巡撫御史言佳徵母子忠義宜從優典以植倫常乃
建表忠祠并母奉祀湯開遠字仲開主事顯祖
子也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佳徵烈愍

八月以劉宇亮傳冠為禮部尚書薛國觀為禮部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觀為人陰鷲鷄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讐東
林密薦于帝遂與宇亮冠同入閣冠性簡易宇亮短

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常與家僮角逐為樂素不嗜
書館中纂修直講諸事皆不與座主錢士升在閣時
力援之竟質實劉宇亮蘇竹人傳
馴至柄用
冠字元甫進賢人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先是自成在陝偕其黨過天星蝎子塊寇三原官軍
不敢出會孫傳庭督曹變蛟諸軍來救連戰七日皆
克蝎子塊降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時傳庭與洪承
疇共兵滅賊承疇戰關以西傳庭戰關以東連破賊
先後降其渠一條龍鎮世王上山虎等拓養坤聖世
王一翅飛諸賊皆授首小紅狼圍漢中承疇擊走之
關中賊勢漸衰而自成窺四川倚禦單弱乘間陷寧
羌知州周應泰衛指揮徐大行死之遂越七盤關以
十萬衆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于蘇州衆
寡不敵戰歿廣元昭化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神皆

失守劔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舉人楊于鼎昭
化知縣王時化郫縣主簿張應奇金堂典史潘夢科
皆死巡撫王維章方守保寧反在外不能禦賊賊進
攻成都七日不克乃解去分陷三十餘州縣承疇率
變蛟及賀人龍等由沔縣出朝天關馳援山高道狹
士馬饑疲歲暮抵廣元賊已走還秦變蛟等還軍邀
擊斬首五百餘級賊渠號六隊者與大天王混天王
爭管王四部連營東犯混天王過天星二部伏偕文
間獨自成以明年三月自洮州出番地承疇令變蛟
人龍追之連戰皆捷斬首六千七百有奇番地乏食
賊多死變蛟人龍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
夜餘賊潰入塞祖大弼駐洮州扼戰不力賊乃走入
岷州及西和 質實 昭化宋置明屬保寧府今因之梓
禮縣山中 種漢縣明屬劔州以隸于保寧府
今改屬蘇州青神西魏青衣後周改青神明屬眉州
金堂唐置明屬成都府西和宋置西和州治長道縣

元省縣入州明洪武初改州為西和縣屬鞏昌府今
皆因之周應泰麻城人徐尚鄉南平人知鉅州料賊
必至集士民泣曰城不能守若輩速去吾死此城衆
泣請偕去尚鄉不可偕吏目李英俊舉人楊于鼎分
陲守閬二日城陷尚鄉投繯死英俊從之于鼎巷戰
殺賊為賊支解死子令青亦同死王時化江陵人張
應奇義烏人時士人以殉節聞者于鼎之外有成都
貢生顧鼎鉉被執不屈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
謚侯良柱忠烈徐大行烈愍周應泰徐尚鄉王時化節愍餘并入祠

以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時有工部員外駱方璽者窺帝方任中官上言曰陛下
下即位遂寘魏忠賢于大僇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
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感激愚過
苟知仰報何論內外廷臣處地懸絕自不若宮廷摯

御効忠倍易凡此內臣邀茲曠典孰不欲棄損頂踵以酬陛下疏入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方璽藉帝固不欲罪方璽以楷言真不可奪改從薄謫不數月即有化淳提督京營之命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勳提督神樞營閻思印提督神機營鄭良轉總理京城巡捕于是中官皆布置要地矣

質實

駱方璽
諸登人

發明

王振橫而徐晞折節汪直恣而戴縉稱功劉瑾專而張綵焦芳奔走逢迎之恐後迨至魏

閹亂政五虎十狗之徒贊導擁戴者尤不可更僕數莊烈手翦忠賢定逆案以掃除閹黨可謂卓矣無何以廷臣不職猥欲參用中官夫天下縱乏才亦何至盡出中官下而璽乘瑕振隙遂因此為借才之說以希風旨而貢媚貂璫是即向者徐晞戴縉之故智也何楷糾其身通內洵為洞燭奸邪

乃不立予嚴懲而乃改從薄譴甚至提督京營之任不旋踵而昇之化淳豈誠有感于方璽之言邪厥後甲申之變化淳實開關延賊以底滅亡所謂目不見其睫者殆莊烈之謂矣

十二月黃士俊罷

士俊在閩甫餘一載累加少傅予告歸

戊寅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

凡裁八十九員以給廩不足故也

二月改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為總兵官

任學按河南見羣盜縱橫諸將縮肉不敢進慨然曰事不辭難臣職也賊至此我輩尚可雍容坐鎮耶遂

上疏極詆諸將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為國平賊帝壯
之下吏兵二部及都察院議諸臣以文吏無改武職
者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帝不從命授都督僉
事為河南總兵官河南舊無總兵左良玉陳永福並
以客兵備援勦至是大將特設而麾下無兵兵部乃
撥署鎮許定國兵授之使參將羅岱為中軍岱健將
屢著戰功任學倚以自強然所立兵少不當賊之什
一賊渠羅汝才馬進忠李萬慶等蹂躪中原民人據
搗壁自保者數千賊悉摧破之路息縣光州磔人
投汝水水為赤任學雖天志擊賊亦不能大創也

實

張任學
安岳人

御經筵

尚書楊嗣昌方庇熊文燦主招撫因于講筵誦孟子
善戰服上刑語帝弗然詰之曰今天下一統非戰國

兵爭比羣盜弄兵潢池不能即撲滅柰何為是言嗣
昌漸不能對乃召翰詹諸臣顧錫畴等二十餘人問
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庶子黃景昉言保舉多私近日
考選亦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能與
清華選以詹事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
年近來人才遠不如古況摧殘之後必深如培養既
復班又詢之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督師之才存
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諳形勢隨流賊奔走事既不效
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歲給餉已踰千萬果無冒濫無
侵漁可用兵四十萬何煩別籌增兵餉邪時尚書鄭
三俊方下吏景昉因請宥三俊帝曰三俊雖清廉何
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帝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
希孟竟欲折漕一年誤矣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
俊念希孟也遂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謬直未蒙惟
蓋思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形似未
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令同奏再奏再詰凡周道所

建白未嘗得一俞旨然帝自經筵召對後頗知考選未當天璘得改官而三俊以孔偵運揭救亦旋得釋

質實

錫疇字九疇崑山人明廣王時殉節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節愍黃景昉字太樺晉江

人成勇字仁有樂安人以進士歷饒州開封歸德推官流賊攻歸德擊走之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翰林公論首勇及朱天麟而吏部尚書田唯嘉抑之勇得南京吏部主事去莊烈帝以景昉言親試諸臣天麟得翰林編修而勇已赴南京不與尋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史朱天麟字遊初崑山人亦以進士為饒州推官有惠政貧不能行賂考選授部曹及臨軒發策乃改官鄭三俊時官刑部尚書會工部錢局有盜穴垣命按主者罪三俊擬輕典莊烈帝大怒褫其官下獄三俊為人端嚴清亮正色立朝故其下吏也時人多惜之

三月賀逢聖罷

逢聖為入廉靜束修砥行而議論矯僻嘗力詆高攀龍左光斗為言官所劾又與同官張至發交善會太子出閣擇講官至發損黃道周不與楊廷麟等在選中心不平上章推讓道周至發欲草疏辨謀于逢聖逢聖曰往者道周辭諭德疏有文章義氣不如鄭鄮語可藉為口實也遂代為屬藁言鄮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為元良輔導疏出時論譁然逢聖亦不自安遂致政去

質實

楊廷麟字伯祥

清江人明唐王時殉節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

夏四月張獻忠偽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先是帝以中原盜熾命京營副總兵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將勁卒萬人討賊頗驍敢善戰甫抵豫大破

賊鄭州再破之密縣先後斬首千七百級賊大懼問
熊文燦下招降令多欲就之降劉國能者賊中所號
閻塌天者也與張獻忠有隙慮為所并又數敗賊遂
率先乞撫于隨州頓首文燦前曰愚民陷不義且十
載賴公湔洗更生願悉衆入軍籍身隸麾下盡死力
文燦大喜慰諭之署為守備國能受約束無異志而
張獻忠方偽為官軍旗幟欲結南陽城屯于南關左
良王陳洪範敗賊鄖西旋師過其境疑而急召之獻
忠倉皇走官軍追及發兩矢中其肩良王復揮刀擊
之面流血幾被獲馬馳以免會京軍又大敗賊于壽
陽光山固始四日奏三捷斬首二千九百有奇降其
渠馬二秀杜應金于信陽城下獻忠勢孤因襲據穀
城以求撫偵陳洪範隸文燦麾下為總兵遣問齎重
幣獻洪範曰獻忠衆公大恩得不死公豈忘之邪願
率所部降以自効洪範喜為告文燦文燦徂于國能
之撫竟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副使王瑞枬

與良玉知其偽謀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曲徇
獻忠請處其衆數萬于穀城之四郊居民洵洵欲竄
知縣阮之鈿莅任盡心調劑民稍安策獻忠必反以
告文燦時獻忠遣賊將孫可望重賂文燦徑寸之珠
十碧玉長尺餘者二名妹八文燦重昵獻忠惡聞之
鈿語之鈿乃疏聞于朝言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
所要求之地實兵餉取道咽喉秦蜀交會聯絡今皆
為所據奸民甘心効用善良悉為迫脅臣守土牧民
之官至無土可守無民可牧庫藏殫虛民產被奪無
賊可徵名雖縣令實贅負爾乃廟堂之上專主撫議
臣愚妄謂撫剿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
挫士氣時不能用獻忠遂益怒乞十萬人餉于文燦
文燦不能決賊衆漸出野外行劫之鈿執之以告其
營將稍寘之法及再告皆不應曰官司不給餉耳得
餉自止由是村民徙亡殆盡遂掠及關閣稍拒輒挺
刃相向日有死者一城大驚監軍僉事張大經奉文

燈令來鎮撫亦不能禁

質實

密縣漢置明屬禹州以隸于開封府今涇屬開封府林鳴球廣東海

豐人王瑞柝字聖木永嘉人明唐王時殉節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阮之鈿字實甫桐城人諸生以保舉授穀城知縣

張至發罷

張至發碌碌備位去留原不足為重輕且嘗詆正類而頌奸邪其人更無足取特是莊烈既擢之政府用舍自有權衡即知其

至發嘗詆黃道周頌溫體仁屢為言者所攻內閣中書黃應思悍戾至發倚任之恃勢恣橫頗招權通賄至發終庇應思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思當撰文因其子嗣昌得君力為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疏揭救同官孔貞運傳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思何也至發喟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帝不聽特降諭削應思籍嗣昌疏救亦不聽無何應思賅請事敗詞連至發至發憤甚

覆陳職官亦當明示以罷免之故乃止因其以外吏起家為翰林所不服遂謂其望輕而棄之當時廷臣伐異黨同甚至把持朝局積習實可痛恨莊烈不能祛除惡俗將視以進退則臣俱亦甚矣

連疏請劾帝雖優旨褒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自謂當去者三而未嘗引疾忽得旨回藉調理時人傳笑以為遵旨患病云至發為府丞時以清彊稱及入內閣一切劾法體仁與黃道周諸正人為難時論非之又起家外僚諸翰林多不服帝亦以其望輕故因其乞休即勒之去至發既歸捐貲改建淄城賜救優獎十四年夏帝思用舊臣特敕召周延儒賀逢聖及至發獨至發四疏辭十五年四月卒于家

許士柔事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宗禎元年高攀龍贈官士柔官翰林草詔詞送內閣未給攀龍家故事贈官誥敕乃中書職掌而裴卿諸忠臣者翰林或為之中書以為侵官不悅及攀龍家請給士柔己官南京祭酒距草制時十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黃應恩以詰語違禁白張至發益崇禎三年有詰文駢儷之禁上至發素憾士柔遂劾之降二級調用司業周鳳翔抗疏為士柔辨言詔敕用寶歲有常期未有

質實

十年後用竇進呈而轉以崇禎三年申飭之禁追咎元年草制之史官者疏入不報

五月熒惑逆行

帝素服減膳敕羣臣言事兵部尚書楊嗣昌應詔上書歷引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明帝永平二年唐憲宗元和七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事應謂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災祥感召不一其致且言永平火星之變其時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不與事耀青簡今陛下修德治內亦必有災而不害者疏出都給事中河楷駁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賾極矣部司議宥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獄先後纍纍莫過而問嗣昌不體陛下修省之意而徵古誣今引建武款塞事以申通市之說引元和田興歸正事以申招撫之說引太平興國三年

兵敗事以申不可用兵之說從巧傳會耳至所述永平時事更不知其意之所指南京御史林蘭友亦相繼論劾帝方眷嗣昌置不問時詔書懇摯有哀籲上帝語而羣臣多以諛詞相解戶部主事李鳳鳴至謂火星逆行常而非變亦為給事中解學尹所駁獨中書舍人陳龍正以東廠緝事冤濫上養和好生疏語中時樊略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臯陶贊舜曰罪疑惟輕良以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帝果嚴諭提質實林蘭友字翰曾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云

鳳鳴歛人解學尹揚州興化

人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

發明

星象之變虛而難憑政治之失實而可据方明之季朋黨角于朝寇盜熾于野中官之權

復盛百姓之困日深此即無熒惑逆行垂亡之勢已屬不可救藥楊嗣昌妄引前史以為災而不害其欲曲申行事之無失以為導諛信有如何措所駁詰者觀莊烈詔書亦知哀籲于帝而不于用人行政之大端深求其悔過弭災之道諸臣復多以諛詞相解是君臣上下之間一無應天之實又豈獨嗣昌之矯誣為足責也哉

六月孔貞運罷

初溫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值其在告貞運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句容貞運所居邑也自是不敢有所建白及張至發去位貞運代為首輔會帝御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卷下輔臣

再閱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寶及命下閣擬悉不從
帝自擇十八卷拔曾就義第一下部議行適新御史
聲謂朝房貞運言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郭景昌遂
劾之貞運即引歸貞運既罷崇禎十七年五月莊烈
帝哀詔至貞運哭臨慟

質實

曾就義以知縣應考選對策言百姓之困皆由

絕不能起遽得疾卒
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加派以濟軍需未
為不可語獨稱旨故得首拔郭景昌洛陽人

以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為禮部尚書范復粹
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仍掌兵部

初國祥官戶部尚書嗣昌議增餉國祥不敢違度支
益匱四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國祥多方區畫亦時有
所蠲減最後建議借都城賃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
勦減奄豎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

人主簡用大臣
賢否自宜素悉
況命相大事更
非可以投題發
策取鑑臨時且
程國祥綸靡之
擢莊烈既默定
於衷乃欲假虛
文以愚耳目措
置尤為可笑蓋

然帝以此眷國祥至是帝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
召廷臣七十餘人親試之發策言年來天災頻仍今
夏旱益甚金星晝見五旬山西四月猶大雪朝廷腹
心耳目臣務避嫌怨有司舉劾情賄闕其心尅期平
賊無功而勦兵難撤邊餉日絀民貧既甚正供猶艱
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若何處置得宜禁戢有法
卿等悉心以對會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
者止三十七人顧帝意已前定特假是為名耳居數
月改國祥禮部尚書與嗣昌逢年國用復粹俱兼東
閣大學士入叅機務時劉宇亮為首輔傅冠薛國觀
次之又驟增國祥等五人惟逢年起自翰林餘皆外
僚也國用前以中書舍人厯工部侍郎督修都城需
石甚急不克辦國用建議用牙石為之牙石者舊列
崇文宣武二街備駕出除道者也帝閱城嘉其功因
大用之復粹嘗為巡按陝西御史陳治標治本之策
以任將飭防留餉為治標廣屯蠲賦招撫為治本帝

莊烈亦知廷推之易涉私黨故變為枚卜又恐枚卜之未協衆心故變為覲試法愈變而愈不得人甚至陳演巧結閹寺預探意指得以迎合揣摩且從而滋弊其于公正用人之道去之益遠不求其本而務尚神奇母怪乎登進之日涸也

深褒納遂歷大理左少卿超擢入閣尤屬異數蓋帝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任一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國祥以戶達年以禮嗣昌以兵國用以工刑部無人復粹以大理代之然皆委蛇其間獨嗣昌兼掌兵部最用事又以奪情居政府時論譁然

質實

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方逢年遂安人蔡國用金谿

人范復粹

黃縣人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帝以災祲屢見又寇氛日熾避正殿齋居斷庖割后周氏見帝體日瘁具饌將進帝方得徐夫人奏言夜夢孝純太后歸語及帝瘁而哭且曰為我語帝食母過苦徐夫人者孝純太后母也帝持奏入宮后通進饌驚詢曰汝何以為此豈亦有所聞耶對無有曰外人有導之者耶對無有因追念孝純且感后意出奏

示后再拜舉筋相質實徐夫人宛平劉應元妻生女
向哭泣溢盤楬入宮即明莊烈帝生母孝純

皇太后也應元早卒崇禎十二年
追贈應元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

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為訟冤楊嗣昌時
巡撫永平間于朝為科臣所駁自是與東林却及奪
情入闕又平復逆案陳新甲代盧象昇為宣大山西
總督于是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修撰劉同昇編
修趙士春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一
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主和議會廷
推閣臣道周名在列帝不用用嗣昌等帝疑道周怨
望嗣昌復上言鄭鄭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
鄭何用談綱常為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
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及是召內閣暨

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畢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為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圓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稱旨帝屢駁詰問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同在父子前況古為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為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問道周人品學術為人宗師乃不如鄭鄞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

別為一教。今則附于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爾言不如鄭鄩何也。對曰。衆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提足道。周對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又曰。奪情在疆外。則可在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禴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曰。少正。郊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此非臣比。少正郊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間。命出侯。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止成佞耳。叱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前。諛諂諛。諛為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

非朕慢加爾以侵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侵如何
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
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驗戎諭而還是時
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
經失帝意及奏對又輒直帝怒甚欲加以重罪念其
名高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為道周劫持相朋黨乃
貶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同升士春皆謫外
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書范景文等疏論嗣昌
奪情隨**質實**陳新甲長壽人劉同昇吉水人
亦獲譴趙士春常熟人方一藻歙縣人

八月傅冠罷

時有章奏發自御前者冠以為揭帖援
筆判其上既知悞惶恐引罪帝即放歸

九月我

大清兵入邊燕京戒嚴

先是

大清兵將進討，盾親王多爾袞移檄諸邊曰：我

皇上軫念爾軍民塗炭屢遺書議和，而爾國君臣欲尋干戈，漠視爾軍民而不恤，故我奉

命西討，乃與多羅貝勒杜度等將兩翼兵分道入牆子嶺

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總兵魯宗文敗死，監視中

官鄧希詔遁走，遂深入駐牛欄山。時宣大山西總督

盧象昇遭父喪，候陳新甲受代，未行，詔督總兵楊國

柱、王樸、虎大威諸軍入衛。冬十月，象昇至三賜尚方

劍，命與中官高起潛分督援軍，樞輔楊嗣昌及起潛

陰主和議。時有瞽而賣卜者曰：周元忠嘗往來于遼

遣之奉書議和，象昇聞而心非之，召對平臺，帝咨以

方畧，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和乃外廷議耳，象

昇因奏備禦形勢甚悉，帝壯之，而戒象昇持重，令與

嗣昌起潛議當是時帝心知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昇象

昇出與兩人議不和即日陞辭嗣昌送之房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毋輕戰而已帝先後以四萬金犒軍象昇念帝意頗銳決策議戰而事多為起潛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議以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表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頰赤曰公直以上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齒劍者我也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非一日事始于薊鎮監督受成于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曰恐野戰固非我所長耳兩人持志各持一議會新甲亦至

復分兵與之而我

大軍已會于通州河西由盧溝橋良鄉涿州分精兵南

下質實

吳阿衡裕州人魯宗文長清人四川總兵欽
于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阿衡節愍宗

文烈
愍

冬十月洪承疇大破李自成于潼關

承疇既令總兵官曹變蛟等逐自成于番地自成敗
入岷州竄山中變蛟引兵還勦自成伏不敢出惟其
黨號六隊三隊者及大天王爭管王混天王仁義王
過天星混天星等勢猶張大天王犯慶陽賀鵠陝撫
孫傳庭方扼商雒還軍戰合水破走之獲其二子追
擊之延安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逼澄城
傳庭分兵五道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
子不殺遂降餘賊引而北犯延安傳庭策鄜州西合

水東三四百里荒山邃谷賊入當自斃乃率標兵自中部過其東檄變蛟自慶陽阨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遇伏而敗復走寶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為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竝降總兵官左光先躡賊于秦州六隊爭管王復走成縣為曹變蛟所扼三隊仁義王混天王降于光先六隊還與自成合自成以秦兵銳偕六隊及其黨祁總管避走入蜀副將馬科賀人龍邀擊之還走皆文及西鄉憚變蛟乃走漢中又為光先所扼六隊祁總管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變蛟窮追之而設三伏于潼關之南原變蛟追及大呼所賊伏盡起奮矛奄殺賊屍相枕藉先後降者數十萬甲仗委如山村民用大棒擊逃者自成妻女俱失從十八騎遁去十八騎者劉宗敏田見季李錦谷可成張世傑高一功張勗李過李雙喜

任繼榮任繼先田虎劉汝魁十三人其五騎則掌械
兒也自成以健將多人從兵數十萬一旦被殲罄盡
羽翼已空室家全失比之車箱峽之阮更無苟活之
思逃匿商洛山中會承疇傳度入援京師總理熊文
燦力主撫誅者或報自成死文燦益不以質實
自成為念自成乃乘間收具衆遂復大集
州西八十里其山高峻盤折而登五十里始至絕頂
有分水嶺為秦鳳要害之地成縣西魏曰成州五代
梁開平初改文州貞明初地入于蜀後唐同光初復
曰成州明洪武二年降縣屬鞏昌府
年改屬
階州

十一月

大清兵克高陽前太學士孫承宗死之

先是我

大清兵自涿州勒兩翼軍為八部分三路深入一由涿水出易州一由新城出雄縣一由定興出安肅遂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城承宗率家人拒守

大清兵將引去繞城而呼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曰此城笑也于法當破圍復合明日城陷被執望關叩頭投繯而死年七十有六子舉人鈐尚寶丞鈐官生鈐生員鎗錫從子鍊官中書舍人之沆之滂之淦尚寶丞之浩之憲從孫之澈之漢之咏之澤之渙之瀚鉅鹿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間帝嗟悼命所司優卹當國者楊嗣昌薛國觀輩陰厄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是冬

大清兵循下畿輔列城長吏多望風先遁具以死事聞者知州有深州孫士美趙州王端冕知縣有任邱白慧元慶都黃丞宗靈寺馮澄鰲文安王鈐蠡縣王采新河崔賢鉅鹿郭司南鹽山陳志故城王九鼎鉅鹿

縣訓導馬大緯吳橋訓導劉廷訓臨城訓導張純孺
文安訓導郭養性等佐貳官有文安主簿安衡典史
湯國紀等鄉官有喬雯李楨宇李崇德馬從聘弟從
龍子士偉耿蔭樓周甘雨弟霖雨時雨等士人有舉
人董祚檀光閏生員桑聞基武生田興國等
而高陽里居知縣魏克家則與承宗同時死質實高
漢縣明屬安州以隸于保定府今徑屬保定府涑水
隨置明屬易州以隸于保定府今升易州為直隸縣
仍屬馬新城唐置元改新泰州尋復為新城縣明洪
初屬雄州六年改屬於保定府今因之深州漢下博
縣至後周于縣置靜安軍宋時廢移深州治此明屬
真定府今升直隸州鉅鹿漢縣明屬順德府今因之
鹽山漢高城明改鹽山屬漢州以隸于河間府今改
屬天津府故城元始以故城鎮置明屬滄州以隸于
河間府今徑屬河間府安平漢縣明屬晉州以隸于
真定府今改屬深州孫士美蒲青人守深州城三日

既失守自到于角樓父訥亦自縊一家死者十三人
贈太僕少卿訥亦被旌王端冕江陵人白慧元青閭
人為中官所誣劾被逮未行新令李熹仲繼城遁慧
元躬擐甲胃防禦甚力及城破一門俱死贈僉事黃
承宗成海衛人城破與子朝宣俱力戰中流矢死妻
劉氏自縊馮登鰲廣施人王鎬武功人王宋澤州人
孫賢弋州人部司南安塞人僕張爾琿同殉王九鼎
潛山人張文煥掖縣人陳咸清流人唐一中全州人
孫璜三原人吳恂安平人馮大緯登鰲從父劉廷訓
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為吳橋訓導知縣李綦隆歿
遁廷訓止之與共守外圍將合綦隆繼城走廷訓超
城上語守者曰守死逃亦死盡死于守為忠義鬼乎
眾泣諾乃堅拒三晝夜廷訓中流矢束胸力戰又中
六矢乃死張純儒新安人率諸生共守城城破死之
喬若雯臨城入由吏部員外郎出為寬州知府剔除
積弊豪猾斂手以疾歸士民遮道泣送及陷城若雯

端坐按劍以待遂被殺贈太常少卿李禎字任邨人
官山西按察使罷歸佐白慧元拒守城破率家衆校
鬪身中數槩而死一門從死者數人李崇德青縣人
官戶部員外員馬從聘字起革靈壽人官延綏巡撫
引疾歸城破從聘年八十二謂其三子曰吾得死所
矣自縊死三子長士偉官知州次官生士慤次生員
士通皆縊死事聞贈從聘尚書謚介敏從龍官揚州
府經歷與子究祿同死節耿蔭樓字旋極從聘同邑
人官吏部員外郎乞假歸與子參同死節周甘兩行
唐人官倒馬關參將霖雨官淮安同知時雨官潼川
州同知兄弟堅守城破皆死之董祚隆平人擅先閭
任縣人乘開基玉田人田興國深州人魏克家官鄆
平知縣有惠政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孫丕宗
忠定喬若雯李禎守忠烈孫士美劉廷訓周甘兩烈
愍孫淪孫之沆孫之浩王端冕白慧元黃承宗馮登
鰲王鑰王采崔賢郭司南陳誌王九鼎張文煥錢珍

陳絨孔文竣李崇德馬士偉耿蔭樓周霖雨魏克家節愍孫珍唐一中安衡董祚等並入祠

羅汝才偽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文燦主撫不主勦惟圖苟且息肩庸妄懦怯所見實與兒童無異夫以張獻忠兇悍不馴流毒幾半天下時因屢敗求降文燦竟墮彼狡謀輕為納受又不聽林銘球等襲執之志甘於養虎

先是文燦在裕州羅汝才馬進忠諸賊聚南陽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齎金帛酒牢告之待幾之曰求賊帝詞得狀曰文燦大言無實文燦恐然終擁兵不戰謂張獻忠已就撫降賊可無慮而汝才進忠等遂驅寇雠之衆箕張而西以窺潼關時陝撫孫傳庭方大破關中賊引軍東出關遙望賊營聯結數十里拊解嘆曰天下大寇盡在此矣我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矣獻忠即狙伏無能為也乃縱兵擊賊大戰于閿鄉靈寶間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窘甚以文燦招降手諭為辭曰旦夕且降傳庭曰爾曹日就熊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塞不已是偽也降即解甲來稍遲延即非真降吾明

深山及孫傳庭引兵蹙賊復妄疑妒其招撫之功公然徽止至羣賊橫行甚戢城既降遂爾撲滅無期與陳奇瑜之縱賊車箱同為存亡關鍵以指日就擒之寇而聽其優游逸去其罪與助逆何殊厥後文燦雖正刑章而宗社終墟又豈一死之所能

日進兵矣明日探甲而出得文燦檄于途中曰母妒吾撫功又進得樞輔楊嗣昌止兵手書傳庭快快還賊迄不就撫移職商維文燦悔期傳庭夾擊傳庭遣擊三戰三敗之賊奔內鄉傳川而去尋復出南走鄭襄分踞諸險隘勢張甚文燦不得已出師次襄陽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進中官盧九德曰兵分則力弱一失利全軍搖矣莫若厚集其力而合擊之衆曰善乃合左良玉陳洪範龍在田軍戰于雙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汝才等率九營走均其黨李萬慶等率三營走光固會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及傳庭合兵五萬人衛汝才等以為討已也懼而叩太和宮捐督中官詭辭求撫于文燦許之汝才猶豫文燦令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入其營偕汝才等歃血盟汝才乃率九營諸軍門降文燦分處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于鄭縣惠登相王國寧常德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于均州上疏請貸汝才等罪令諸將宴汝

才于迎恩官署署以為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汝才自言不願署官亦不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房竹間文燦一切羈縻之檄汝才解散其黨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據鄖均諸邑奪居民地錯壤而處遂與張獻忠遙為聲援是年安撫史可法連敗賊于英山六合順天王乞就撫未幾死于是陝西河北湖廣賊或降或竄勢大衰城罕有陷者獨紫陽典史史何宗孔商南典史賈如秀以殉賊難聞

質實按

溝在襄陽縣東北七十里明置巡檢司于此本朝因之太和宮在均州武當山龍在田石屏土官舍人郝景春字和滿江都縣人何宗孔字淑聖直隸通州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何宗孔與賈如秀等同入祠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

是年夏災惑之變刑部尚書劉之鳳請修刑言自今
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至連年賊犯無可退
比者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帝雖可其奏而心惡之
鳳欲罪之及是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追賊既
久人亡產絕瓜蔓戚屬遂輕議以上帝怒責
達年疎忽逢年引罪即罷歸而之鳳尋下吏
鳳字雖鳴中牟人以修刑疏不稱旨每上獄詞莊烈
帝必嚴駁之懼甚諸司呈稿遲疑不敢遽發屢疏謝
病不許會范景文劾南京給事中荆可棟貪汙下部
訊之鳳與輕比遂下之鳳于吏生絞給事中何楷言
于例未合同官萬樞復論救
鐫樞級調外之鳳竟瘐死

督師侍郎盧象昇兵敗于鉅鹿死之

大清兵既分道南下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遣將
出禦大戰于慶都猶未敗而一時列城多不能守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修揚廷麟劾樞輔楊嗣昌誤國嗣昌大怒奏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奪象昇尚書銜以侍郎任事象昇擢白兵備副使與流賊角賊雖強皆烏合之象一敗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

大軍在前又為嗣昌所扼餉不時給將士饑甚自知其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觀遂率所部以行宿于野次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見嫉棲遲絕野一龍無時明公試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同心戮力一呼而裏糧從者可十萬孰與隻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昇泣然流涕謂父老曰感父老意雖然自子與流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劬今者分疲卒五千勁旅西銜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父老為也衆號泣雷動各攜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為糧

是月十一日進師至鉅鹿賈莊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因與訣

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場吾以一死報君自分猶為薄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象昇行至萬水橋與

大清兵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逃去獨虎大威楊國柱從

象昇帥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戰移時勒

兵還營夜半角聲四起明日騎數萬大至環之三匝

象昇麾兵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礮盡矢窮大威請

潰圍出象昇不許奮身鬪後騎皆進手格殺數十人

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懼衆之殘其屍而

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者亦殉一軍盡

歿惟大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倉皇遁嗣昌既夙惡

象昇而起潛懼坐誅諱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詔驗

視廷麟得其屍戰場麻衣猶被體一卒遙見即號泣

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競立祠祀之

順德知府于頔覈其狀以上事始白嗣昌故靳之踰

兩月而後殮明年象昇妻王氏請恤又明年其弟象觀又請不許久之嗣昌敗廷臣多為言者帝乃特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世廕錦衣千戶方象昇之戰歿也嗣昌遣三邏卒察其死狀其一人俞振龍者歸言象昇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于是天下聞之莫不歆歔並志嗣昌

質實

賈莊蒿水橋並在鉅鹿縣南于潁金壇人按山西通志有宣府參將張巖者陽和人

從象昇戰沒于陣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象昇忠肅張巖烈愍楊陸凱俞振龍並入祠

己卯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却廷臣朝賀

時事多艱故也軍書旁午帝每省治達旦以歲朝謁劉太妃于慈寧宮朝畢僦坐俄假寐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帝覺攝衣起謝曰神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親

見也今苦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自謂年甫踰壯尚可磨耗不謂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恃至此太妃為質實劉太妃明神宗妃也萬歷六年冊為之泣下昭妃天啟崇禎時嘗居慈寧宮掌太后璽莊烈帝禮事之如大母

大清兵下濟南德王由樞被執巡按御史宋學朱布政張秉文死之

先是

大清兵自畿輔而西抵山西界復南下臨清渡會通河徇山東諸州縣臨邑知縣宋希堯博平知縣張列宿茌平知縣黃道極邱縣知縣高重光武城知縣李承芳皆死之時樞輔楊嗣昌以德州為南北孔道檄山東巡撫顏繼祖率標下兵三千扼之于是濟南空虛

止鄉兵百萊州援兵七百勢弱不足守巡按御史宋學朱行部章邨急馳與布政使張秉文副使周之訓翁鴻業叅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于朝嗣昌無以應督師中官高起潛方移駐臨清擁重兵不救總兵官祖寬倪寵等亦觀望

大清兵遂臨濟南秉文等分門拒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是年正月二日城潰秉文擐甲巷戰已被箭力不能支死之妻方氏妾陳氏並投大明湖死學朱之訓鴻業謙世熊及濟南知府苟好善推官陸燦同知陳虞允通判熊列獻馬嗣煜厯城知縣韓承宣布政使理問姜道元舉人劉元化及

賈實

荏平漢縣故城在縣

西荏山下金時劉豫移今治明屬東昌府今因之邨縣

漢平恩縣金省入曲周縣元置邨縣明屬臨清以隸

于東昌府本朝順治初改屬東昌府乾隆四十一年升臨清州為直隸州仍以縣屬之大明湖在歷城

西北隅周十餘里宋希堯長治人黃廷極武功人高
重光字季恒清苑人宋學朱字用晦長州人張秉文
字含之桐城人周之訓黃岡人與妻劉氏偕死闔門
殉之翁鴻業錢塘人鄧諫孝感人戰于城上與季父
有正偕死毋莫氏匿民間不食死族戚相從死者四
十餘人唐世熊灌陽人分守西門被殺苟好善醴泉
人陳慶光上元人黃烈獻黃陂人城破與二子俱戰
死馬嗣煜同州人韓永宣大學士煥孫與妻妾同死
善道元餘姚人妻來氏子廷桂同殉節由樞德莊王
見潯六世孫時有郡王一人奉國將軍一人同就執
又有郡王五人輔國將軍一人振國將軍一人舉國
將軍四人被殺史逸其名陸燦平湖州人有劉大年者
江西廣昌人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還朝道歷城城
破執節死又恩縣鄉官李應薦天啟時官御史以附
魏忠賢列名逆案至是遂募士佐有司守城城破身
被數刃死事聞張東文贈太常周之訓贈光祿卿韓

承宣劉大年光祿少卿建祠祀之餘贈邱有差學朱
死不得尸格不予明福王時贈大理卿本朝乾隆
四十一年追謚宋學朱忠烈張秉文忠節鄧謀烈愍
周之訓翁鴻業唐世熊苟好善陸燦陳虞允熊烈獻
馬嗣煜韓承宣姜道元宋希堯張烈宿黃廷極高重
光李承芳劉大年節愍劉元化及于漢儀並入祠

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
軍務尋下傳庭于獄

帝從楊嗣昌議移承疇薊遼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屬
承疇東守傳庭言于嗣昌曰秦兵不可留也秦中賊
未滅留則賊勢且張是代賊撤兵也况秦兵妻子俱
在秦久留于邊必譁而逃歸以合于賊是驅軍從賊
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嗣昌不聽傳庭疏爭之帝亦
不能用不勝鬱鬱耳忽聾初傳庭奉命入衛盧象昇

方戰歿命代統諸鎮援軍傳庭以疆事決裂由計畫
差謬即請召對決大計而嗣昌及高起潛與傳庭不
協從中沮之竟不得入朝至是有總督保定山東河
北之命復疏請陛見嗣昌大驚謂傳庭將傾已飭來
役賞疏還之傳庭憤甚耳益聾不能聽機事遂乞休
嗣昌又劾其託疾帝大怒斥為民下巡撫楊一鵠履
真偽一偽奏言傳庭實聾非託疾並下一質實楊一
鵠獄傳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冤莫敢言

水人

喬宇亮罷

初燕京戒嚴帝憂宇亮自請督察而帝忽命為總督
大懼與薛國觀楊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留象昇任
總督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鎮勤王兵皆屬焉甫抵保
定象昇已戰歿使者報

大清兵將至相顧無人色急趨晉州避之知州陳宏緒
閉門不納士民亦歛血誓不延一兵字亮大怒傳令
箭急納師否則軍法從事宏緒亦傳語出曰督師之
來將以進戰也奈何欲兵退處城中芻糧不繼責在
有司欲入城不敢聞命字亮乃馳疏劾之有旨逮治
州民詣闕訟冤願以身代者千計宏緒得鐫版調用
帝自是疑字亮不任事徙擾民矣是年正月聞
大清兵恣銳趨山東乃敢移師次天津恐解嚴後重得
罪疏論諸將退縮為却責地因及總兵劉光祚逗遛
狀詔斬光祚軍前字亮兵事未解方倚諸軍自衛遂
殺大將恐生變乃繫光祚于獄具疏乞宥且為報武
清之捷帝責以前後矛盾下九卿科道議余謂字亮
玩弄國憲市恩作威大不敬字亮疏辨部議落職間
任給事中陳啟新等復重劾之乃削籍去國觀代為
輔首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

是役也我

大清兵深入二千里三十三戰皆捷下畿輔州縣城四
十有三曰趙州深州文安慶都博野蠡高陽任邱青
興濟寧津吳橋東光故城南皮鹽山慶雲獲鹿元氏
靈壽樂城無極行唐南宮新河安平饒陽隆平高邑
臨城寧晉沙河河南河任內邱唐山平鄉鉅鹿廣宗雞
澤威清河魏又下山東府州縣衛城十八曰濟南府
高唐州長山濟陽禹城陵邑臨平原海豐商河博平
茌平莘青平邱恩夏津武城俘獲人口四十六萬有
奇乃自青山口旋師事既定給事中李希沆言陛下
御極以來京師戒嚴者三已已失事之罪未覈致有
丙子丙子失事之罪未覈致有今日語侵楊嗣昌御

史王志舉亦勅嗣昌設國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
帝怒希沆貶秩志舉奪官命嗣昌議文武諸臣失事
罪分五等曰守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
失亡主帥曰擁兵觀望于是薊鎮總兵監中官鄧希詔
分監中官孫茂霖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
平山東巡撫顏繼祖薊鎮總兵吳國俊陳國威山東
總兵倪寵援勦總兵祖寬李重鎮及他副將以下至
州縣有司凡三十六人同論死而嗣昌貶削不及

質實

東光漢縣明屬景州以隸于河間府今徑屬河
間府南皮漢縣明屬滄州以隸于河間府本

朝雍正九年置天津府以縣屬之獲鹿漢石邑唐分
置鹿泉縣尋改曰獲鹿宋以石邑省入明屬真定府
元氏漢縣樂城東漢縣唐改樂氏宋仍曰樂城無極
漢母極唐改母曰無明並屬真定府今悉因之南宮
漢縣明屬冀州以隸于真定府本朝順治初徑屬
真定府雍正二年升冀州為直隸州仍以縣屬之沙

河隋分龍岡縣地置南和東漢縣任縣東漢縣唐山
唐堯山金改唐山平鄉漢縣廣宗元以洺水縣之武
道鎮置明與沙河南和任唐山平鄉廣宗並屬順德
府今悉因之溪澤漢廣平隋改雖澤清河漢東武隋
改曰清河明並屬廣平府今因之魏漢縣明屬大明府
本朝乾隆二十三年省入大名縣長山隋置明屬
濟南府今因之海豐隋無棣縣元初割縣之半置東
無棣縣明永樂中改海豐屬樂安州以隸于濟南府
宣德元年改樂安為武定州本朝雍正十二年升
武定州為府縣仍屬焉恩縣隋析武城縣地置歷亭
金為恩州治明洪武二年降州為縣屬高唐州以隸
于東昌府今徑屬東昌府夏津唐置明屬高唐州以隸
于東昌府今改屬臨清州李希沆安化人王志舉山
東新城人陳祖苞海寧人繫獄飲鴆卒帝怒祖苞漏
刑錮其子編修之逮永不敘張其
平偃師人與顏繼祖等駢死西市

夏四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南陽

初賊梁馬士秀杜應金就撫良玉處其衆于許州之郊外許大州也良玉諸將寄弩與賄焉會河南巡撫常道立檄良玉勦化賊于陝州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文燦軍中托事請歸許假良玉軍號始入城夜半縱火燒城南樓劫庫殺官吏殲良玉家挈其貲投李萬慶萬慶者賊魁射塌天也良玉聞變將旋軍討之適奉勤王詔遂率降將劉國能北行未祇京詔還討河南賊以國能反正頗効用特擢副總兵曰張獻忠能立功視此于是良玉國能南旋擊馬進忠于鎮平關大破之進忠降是時河南總兵張任學亦以命入衛却還率部將宋懷志孔道典王應龍尤之龍協勦楚豫諸賊連敗賊于陳州于襄陽于葉縣于裕州賊渠賀一龍蘭養成伏深山不敢出惠登相遠走秦蜀順天王已前死萬慶及馬光玉許可變在豫勢益孤

熊文燦檄良王勦萬慶于唐縣分三營擊賊遂入
山中裨將王修政趨利戰死文燦收二營卒令良
王威之內鄉而任學亦以兵來會萬慶乃依山結
壘遣賊將至軍門請降良王慮其詐謀之文燦益
調諸將陳永福羅岱等兵進勦副將國能亦至遂
分道擊萬慶及光王可變萬慶等賊大奔良王令
國能以二十騎往偵且諭萬慶降萬慶馳見輸情
于國能遂執許州叛黨于汝虎以降處其衆四千
人于內鄉城下士秀應金見進忠萬慶降而復來
歸有劉喜才者夜取順義王首以獻光王等走浙
川自是賊勢少衰文燦遂上言臣兵威震懼降者
接踵馬光玉等尚稽天討可旦夕平帝優詔報之
文燦益自喜而湖廣諸僚吏頗以為憂巡撫余應
桂貽書文燦言羣賊雖相繼降張獻忠必反可先
未發圖之其書為獻忠邏者所得獻忠騰牒布告
曰余撫軍欲殺我文燦聞之糾應桂撓撫事應桂

疏辨帝不聽方進忠萬慶之未降也應挂以文燦
撫勦垂方上書極諫之其謄陳文燦之舛尤悉畧
言文燦初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
泌陽棗陽時文燦良王並在德安臣以為兵勢方
盛宜乘此追勦而文燦調良王諸軍盡赴信陽勦
馬進忠臣謂進忠于諸賊中最弱强者宜急勦弱
者可徐圖文燦不聽致萬慶等收合餘黨復振而
豫楚之患遂自文燦之悞諫貽之矣迨賊西潰之
後遮歸上聞妄報斬級其自恃所長惟火礮凡經
過州縣用昇夫八百死亡載道未見其一試也且
文燦辨賊之曰先撫後勦乃檄諸軍會勦于茶山
不效于麻城又復不效第見招撫之旗絡繹于道
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再遣使招李萬慶
與之通市賊反因此大縱焚掠天下有如是撫法
手其一切軍需悉取于所過有司名曰借辦致城
市空虛子遺盡絕文燦軍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

焚其署始跟蹤而走及次斬水其兵殺鄉民報捷
民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是以捷報日張寇勢愈
熾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
燦駐宛汝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勤法乎獻
忠在穀城招納亡命置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文
燦顧欲借之為前矛遣官調之非惟不應復留解
餉之官求為湖廣總兵今已造浮橋跨漢水矣文
燦前既誇張而敘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之
欺君乎以總理之大柄畀之顛蹶之老夫臣不知
其可也而文燦言茶山失賊罪實由應桂嗣昌銜
應桂嘗劾其父鶴奏逮之應桂自辨雖力帝不納
竟下之獄未幾獻忠果叛獨國能盡忠萬慶三人
者帖然無異志萬慶

質實

鎮平關在南陽府西
七十里鎮平縣界棗

尋亦授副總兵官

陽本漢蔡陽縣地後周置廣昌隋改棗陽明屬襄
陽府今因之常道立三原人余應桂字二磯都昌

人明桂王時殉節 本朝乾隆四
十一年追謚忠節王修政入祠

程國祥罷

國祥為人廉謹既入閣布衣蔬食不改儒素然短于
才同官薛觀國楊嗣昌方用事國祥旅進退自守而
已至是召對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
誠默大負委任于是國祥遂乞休去

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

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嘗以貪汙為言官所糾四知
力辨于帝前言已孤立帝意頗動薛觀國力援之遂
與明恭照質實張四知費縣人
乘同入閣魏照乘滑縣人

張獻忠羅汝才復叛

先是總兵張任學入衛道謁文燦言獻忠狼子野心
終為國患我以勤王為名可立縛也文燦懷惡鎮巡
官屢以獻忠為言屏其謀不用及獻忠反形日露穀
城知縣阮之鈿憂甚乃推心置腹往說之曰將軍始
所為甚悖今幸得為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且
不見劉將軍國能予朝廷手詔進官厚資金帛此亦
誠厚也將軍若慮有他之鈿請以百口保何嫌何疑
而復懷異志乎獻忠素銜之鈿遂惡言極罵之之鈿
憂憤成病題數言于壁自誓以死至是獻忠果約羅
汝才反劫庫縱囚毀其城之鈿仰藥未絕獻忠遣使
索印堅不予賊殺之旋縱火焚公署骸骨為燼賊竟
執僉事張大經以去遂攻房縣招汝才當是時鄖陽
諸屬邑久罹寇患城郭為墟獨房縣知縣郝景春善
拊循粗可守而汝才等四營雜處于郊居民日惴惴

景春乃偕主簿朱邦聞守備張道選修守具輯諸營
聞獻忠反穀城與汝才有約景春于鳴鑿諸生也力
敵萬夫謂父曰吾城當賊衝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
守乃擐甲詣汝才曰若不念前日盟乎慎毋亂汝才
佯諾鳴鑿覺其偽歸與道選登城而獻忠所遣前鋒
已至擊斬其將一人遣使總城乞援于文燦凡十四
往不報已而賊大至獻忠兵張白幟汝才兵張赤幟
俄二幟相雜環城力攻賊黨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
以城讓我也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張大經檄諭降景春
大罵碎之鳴鑿且守且戰閱五日頗有所殺傷賊乃
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鑿煎油灌之又擊傷獻忠左足
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所卧帳將襲擒之而指揮張
三錫啟北門揖汝才入道選巷戰死部將張見炫被
執亦死大經使汝才說景春降怒不答問庫藏蓄安
在叱曰庫藏若有儲蓄城豈為汝陷賊怒殺一典史
一守備恐之卒不屈與鳴鑿俱被執殺死僕陳宜鈞

之邦聞及其家人亦不屈死于是賊勢大張鄧西保
康皆陷知縣王元會楊鏡死之惠登相等五營在均
州懼見討相與歃血拒獻忠無何亦叛去文燦聞變
驚愕無所措急請救楚撫方孔炤防荆門當陽鄧撫
王鰲永防江陵遠安陝撫丁啟睿蜀撫邵捷春各嚴
兵待于禁上而陝督鄭崇儉主提兵合擊議不決孔
炤乃請率所部扼德安黃州守承天護獻陵江漢以
南專責鰲永防禦時孔炤預策獻忠等必叛陰屬士
馬備戰守故賊畏孔炤乃不敢東阮之鈿郝景春並
以死事贈尚寶少卿楊道選等亦贈卹有差後莊烈
帝召見閣臣賀逢聖備述景春死事狀改贈太僕少
卿張三錫尋為官軍所獲磔死張大經陷于賊不能
死明年張獻忠敗于瑪腦山偕賊質實遠安晉高安
將曹威等歸于軍門士論恥之

質實

後周遠安明

屬夷陵州以隸于荊州府今徑屬荊州府王元會益
州人楊鏡四川人方孔炤字潛夫桐城人王鰲永淄

川人鄭崇儉字大張寧鄉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追謚郝景春忠烈阮之鈿忠節楊道選烈愍王元會
楊鏡節愍朱那聞
張見炫等並入祠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時災荒四告流寇日熾綠墨吏胥民民益走為盜盜
日多民生日蹙給事中王家彥乃上疏曰臣見秦晉
之間饑民相煽千百為羣其始率自一鄉一邑守令
早為之所民何至接踵為盜盜何遂潰裂至此論者
謂功令使然催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
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吏束于文法
展布莫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盜之聚者可散散
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頒勘合于
有司請實意舉
質實 王家彥字開
美莆田人
行帝皆納之

加徵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樞輔楊嗣昌定議宣府大同山西
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一萬總
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應餘
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延綏寧甘肅固原臨洮五鎮
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
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餘授巡
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
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
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汰通州昌平督治二
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得十五萬
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
南抵河北間警策應餘授巡撫以下分練又以畿輔
重地議增監司四人以一人兼轄大名廣平順德三
人分駐真定保定河間薊遼總督下增監軍三人議

上帝悉報可嗣昌所議兵凡七十三萬有奇然民流餉絀未嘗有實也帝又採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授轄于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于是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勦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于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薛國觀力贊之乃于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言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槩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為實數餉盡虛糜而鍊數仍不足况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邊不問又所謂抽練者仍屬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並無實濟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卒不可奪御史衛周嗣郝晉相繼劾嗣昌流毒天下民怨何極

帝不質實

張伯鯨字繩海江都人衛周嗣曲沃人郝晉棲霞人

發明

明李百姓之困至是極矣流寇蔓延生民塗炭不思所以拊循安輯之而日議增餉楊嗣

昌十面張網之策增勦餉至二百八十萬至是又有一年而止者期滿而復全徵不思寇盜之兵由於貧民附盜盜未平而惟議加賦賦加而民不聊生民不聊生而益起為盜是加賦不惟不能平盜而適以驅之歸盜也至九邊之餉既有常數不核邊兵之虛糜而徒增抽練之新額卒之練兵而兵不加精增餉而餉不充用且勦餉藉以平賊而文燦用以資撫練餉名以養兵而邊防日以益弱國家無補瘡之益而小民被剝肉之苦史稱自萬厯至此先後增賦至千六百七十萬盜賊充斥土田荒蕪賦從何出而嗣昌猶謂土田盡歸有力加賦稍

抑魚并嗚呼安得此亡國之言而莊烈
信之而不可奪明祚雖欲稍延得乎哉

秋七月總兵官左良玉討張獻忠于羅猴山敗績

獻忠合羅汝才自房縣西走總兵官張任學遣其中
軍羅岱偕良玉追之良玉令岱為前鋒已隨其後逾
房縣八十里至羅猴山軍乏食賊伏兵要害岱與副
將劉元捷鼓勇直上伏四起岱馬足絀于膝抽刀斷
之蹶而復進乃棄馬步鬪賊圍急矢盡被執不屈死
良玉軍後至亦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矢棄軍資干
萬餘士卒死者萬人事聞良玉以輕進敗三秩任學
坐褫職時賊渠馬光玉屯浙川之吳村偽乞撫窺渡
漢江應獻忠浙川知縣郭守邦說降其黨許可變胡
可受可變即賊所號改世王可受即安世王也許可
變夜至浙川城下守邦處之東關可受為光玉所得
約未定會總兵官孫應元黃得功方率京軍過南陽

慮光玉合于獻忠則賊勢益熾乃趨內鄉掩擊其背
令副將周遇吉分道擊可受遇吉遂偕叅將馬文秀
等力戰可受敗呼曰始與許可變約降者我也今歸
命遇吉駐馬受之應元得功益進兵攻光玉光玉黨
分營南北兩山用木石塞道應元率文秀戰其南得
功率副將林報國戰其北文燦所遣陳洪疇亦至以
所部兵遏其東賊大潰光玉遁走遂不得與獻忠合
獻忠既敗官軍于羅猴山謀入陝陝督鄭崇儉率賀
人龍李國奇軍禦之與安獻忠乃還
走興山太平據楚蜀之交以屯其衆
在房縣西八十里太平明正德十年割東鄉縣置屬
達州以隸于夔州府本朝初徑屬夔州府雍正六
年升達州為直隸州縣仍屬焉本
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羅岱節愍

熊文燦有罪削籍尋逮下獄

帝聞穀城之變大驚削文燦官令戴罪視事及聞左良玉敗績大怒遣逮文燦下獄坐大辟其所親姚明恭柄國而不能救也初文燦受命為總理自廣東之安慶道出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燦乃辭去至是竟以撫致敗

八月命楊嗣昌督師討賊

嗣昌舉傳宗龍自代方解兵部事專治閣務而羅侯山敗書聞嗣昌疏引罪帝特旨令督師再疏辭不允賜尚方劍統制諸方兵馬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副將以下先斬後聞九月朔召見于平臺慰勞備至命吏

部用人戶部措餉兵部調度俱內外協應嗣昌曰臣聞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當啟行顧軍資甲仗未備望敕所司速發帝悅曰卿能如此朕更何憂初四日復召見密有所諭左右莫得聞出御製贈行詩一章嗣昌跪誦拜且泣命賜宴越二日陞辭復賜膳以二十九日抵襄陽即上疏為熊文燦辨曰廷臣以文燦不能勦賊誣其無才不能用兵誣其無策文燦特過持重耳且流寇數十百萬不可勝誅必撫勦兼施方可解散文燦任事兩年功已十成六七獨獻忠再叛諸營動搖今以一青廢置并所用之人訾之非公論蓋文燦之罷由河南巡撫高名衡劾之及嗣昌檄召知府萬年策僉事孔貞會劾用軍前名衡又劾二人以撫愚文燦不可用嗣昌以此發憤且曲庇文燦而帝卒重罪之不用嗣昌議也嗣昌既受代以十月朔大誓三軍湖廣巡撫方孔炤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會以良玉有將才請拜為平賊將軍上報可

是月賊賀一龍等掠葉園沈邱焚項城之郭寇光山
副將張琮刁明忠率京軍踰山五十里及其巢射殺
緋袍賊二人斬首千七百有奇嗣昌稱詔頒賜十一
月賊渠王國寧復以衆千人來歸國寧自號興世王
與惠登相等同叛者也嗣昌受之于襄陽處其妻子
樊城良玉既佩將軍印志寢驕遣使以書謝嗣昌嗣
昌不悅會賀人龍大敗賊興安嗣昌請進秩賜獎欲
漸貴之以抗良玉良玉知之甚恨初獻忠及羅汝才
惠登相等屯鄭陽興安山間聞嗣昌以宰相督師大
軍並集頗懼雖時掠南漳穀城房竹山竹溪勢未甚
熾諸將推鋒急擊宜可滅而嗣昌始至即有養銳之
說諸將遂無鬪志且積驕玩嗣昌令刁明忠自承天
起荆門乃自隨至襄陽嗣昌將戮之諸將力救僅撓
百而已監軍僉事殷太白兩違軍令請于朝斬之其
下始畏然嗣昌雖數遣將但遙相遏未嘗督令之合擊
又去賊遠而偵探時不實朝士皆憂之傳宗龍趙十

二月平賊數趣分道進兵嗣昌不聽遷延至歲暮未
一戰張琮賀人龍之捷本非嗣昌功嘗檄巡撫方孔
炤遣楊世思羅安邦勦羅汝才惠相登深入全軍皆
覆他將戰黃麻又敗嗣昌劾孔炤且自劾孔炤被逮
嗣昌亦戴質實高名衡字仲平沂州人孔貞魯句容
人楊世思官湖廣副總兵羅安邦官
罪立功
荆門守備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世思烈愍安
邦節愍按河南通志有信陽團練守備劉煜者儀封
人于是年禦賊戰死山西通志有真定副總兵王震
仲者蒲州人亦于是年擊賊將任國奇力戰歿于陣
今並追
謚烈愍

冬十月我

大清兵攻寧遠總兵官金國鳳死之

先是國鳳以副總兵守松山

大清兵攻其南門尋復環城發礮臺堞俱摧城中人負
扉行國鳳以木石覓補多方拒守終不下圍解帝大
嘉獎立擢署都督僉事為寧遠團練總兵官再論功
署都督同知廕錦衣衛千戶至是

大清兵復攻寧遠國鳳憤將士恒怯率親丁數十人出
禦廕戰移時矢盡力竭與二子俱死總督洪承疇上
言國鳳素懷忠勇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乃能力保
孤城非其才力優也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
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隕命非其才力短也由
營伍紛紜號令難施而人心不一也乞自今設連營
節制之法戰守惟總兵官令是聽底軍心齊肅所係
于封疆甚大帝即允行之方松山被圍巡撫方一藻
議遣兵救援諸將莫敢應獨副將楊振請行至中道
遇伏一軍盡覆振被執令往松山說降未至里許踞
地南向坐語從官李祿曰為我告城中人堅守援軍

即日至矣祿詣城下致振語城

質實

金國鳳宣府人死事狀聞于朝

帝痛悼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賜祭葬有司建祠
增世職三級及國鳳父子樞歸復念其忠命所過有
司給以舟車且加二祭其妻張氏援劉緹例已加宮
保部議格不行而請于世職增級外再蔭本衛試百
戶以勸忠臣從之楊振義州衛人以殉難從優卹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金國鳳忠烈楊振烈愍李
祿入祠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傳宗龍于獄

初宗龍巡按貴州討定叛苗威名大著歷薊遼總督
罷官歸前二年冬流寇大入四川陷三十餘州縣帝
拊髀而思宗龍曰使宗龍撫蜀賊安至是哉趨即家
起宗龍代王維章與總兵羅尚文禦却賊是年夏以

楊嗣昌薦召為兵部尚書秋八月至京召見宗龍為人抗直任氣不能從諛承意帝憤中樞失職嗣昌以權詭得主知宗龍樸忠初入見即言民窮財盡帝頗然之顧言之不已遂怫然曰卿當整理兵事爾既退語嗣昌曰何哉宗龍善策黔而所言卑卑皆他人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中格熊文燦既罷宗龍乃言向者賊流突東西嗣昌故建分勦之策今則流突者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協勦期十二月成功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文燦帝不聽用嗣昌督師嗣昌既至軍上章請兵食宗龍按例予之不盡如所請嗣昌劾中樞不任職宗龍亦劾督師徒耗敝國家不能報效以氣凌廷臣會薊遼總督洪承範請用劉肇基為團練總兵官中官高起潛又揭肇基怙怯宗龍不即覆帝遂怒責以抗旨命對狀奏上復以戲視封疆下吏法司擬戍邊不許欲寘之死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四十六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五十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八

起庚辰明莊烈崇禎十三年
盡壬午明莊烈崇禎十五年
凡三年

庚辰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于太平

時李自成潛伏陝右賀一龍賀錦等跳梁漢東勢差
緩羅汝才雖敗楊世恩羅安邦兵聞官軍大集懼討
與其黨整十萬黑雲祥混世王武自強小秦王白貴
闕索王承恩遣使乞撫楊嗣昌欲專勦獻忠佯許之
獻忠屢敗于興安其黨托天王帝國安金翅鵬劉希
原來降即令國安隨左良玉進勦良王大合諸軍擊
賊于柵平闕獻忠敗走良玉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
之嗣昌謀以陝督鄭崇儉率賀人龍李國奇從西鄉

入蜀而令良玉駐興安平利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嗣昌檄良玉曰賊勢必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耳將軍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賊從舊路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何以禦否則走寧昌入歸巫與羅汝才合我以大將尾追促賊反楚非算也良玉報曰蜀地肥衍賊渡險任其奔軼後難制且賊入川則有糧可因返鄭則無地可掠其不復竄楚境明矣夫兵合則強分則弱今已留劉國能李萬慶守鄭若再分三千人入蜀即駐興平兵力已薄賊來能遏之乎今當出其不意疾攻之一大創自然瓦解縱折回竹房間入跡斷絕彼從何得食况鄭兵扼之于前秦撫在紫興扼之于右勢必不得逞若寧昌歸巫險且遠汝才獻忠不相下倘窮而歸汝才必內相吞其亡立見良玉已于二月朔入蜀界矣嗣昌得報不能奪比良玉駐漁溪渡崇儉旋引兵來會獻忠營太平縣之大竹河方移軍九滾坪見瑪瑙山峻險據之良玉抵山下賊已

踞小巔乘高鼓噪良王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為三已當其二秦兵當其一令曰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擊賊陣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陞崖澗者無算俘馘渠十六人斬首千三百餘級獻忠妻妾皆被獲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追奔數十里復敗之獻忠收餘衆南走扼于川將張令方國安又大敗令時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弩中必洞胸軍中號神弩將獻忠轉入深箐依險結營壘令分其軍為五鼓勇薄賊而國安自他道逸去令獨深入被圍居絕坂屢射賊應弦斃者甚衆水遠士渴賴天雨以濟圍終不解襄陽監軍僉事張克儉素敬張令言于宗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令人龍應元之鳳分道往援應元等先至令方與賊鬪呼聲動山谷應元等應之內外夾擊賊敗去人龍亦至復與國奇等逐獻忠連奏捷先後斬首千五百級賊渠順天王一條龍一隻龍皆降當是時獻忠竄走與歸山中秦

楚師俱集諸將協心窮搜千餘殘寇可盡藏而崇儉
以年衰乞骸骨詔令還闕中留人龍國奇偕良玉討
賊良玉等連營百里憚山險圍而不攻獻忠
因得與山民市鹽易米酪收潰散以自保
質實
房竹

謂竹山房縣寧昌謂大寧大昌歸巫謂歸州巫山並
注見前拘平關亦曰溝平關在興安州西南四百里
漁溪渡在西鄉縣東南三百六十里接四川界大竹
河亦曰大竹渡在太平縣北八十里九滾坪瑪瑙山
並在太平縣北張克
儉字禹型屯留人

三月大風霾

帝布服齋居禱之不止給事中左想第言去秋星變
朝停刑而夕即減令者不然豈陛下有其文未修其
實乎臣伏思練餉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
餉天下共知之而徵餉者猶未省請自今因兵徵餉

預使天下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詔而審決刑獄則以審慮之疑信定諸囚之生死凡疑于心與疑信半者悉從輕典宣停刑可止琴解網不可以返風乎且陛下屢沛大恩四方死者猶枕籍盜賊未見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事存留之賦有司迫考成催徵未敢緩是以莫救于凶荒請于極荒州縣下詔速停有司息訟專以救荒為務帝曰然于是上災七十五州縣新舊練三餉並停中災六十八州縣止徵練餉下災實實左慈弟字羅石萊陽人二十八州縣俟秋成督徵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道周既貶江西按察司照磨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不覆閱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下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

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大定工部司務董
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監生涂仲吉上書極
訟之通政使施邦曜不為封進而大署其副封曰書
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以副封上帝見其
署語怒下仲吉獄而奪邦曜官尚書李覺斯以學龍
道周無大罪予輕比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帝猶
以為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掠治者四乃復還刑
部逾年尚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
則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
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
我聖主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
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知交相從罷斥烏觀所謂
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
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謫
戍廣

質實

解學龍字正帆揚州興化人黃文煥永福
人陳大定龍溪人董養河閩縣人文震亨

吳縣人涂仲吉漳浦人施邦曜
字爾韜餘姚人劉澤深扶溝人

以謝陞為禮部尚書陳演為禮部左侍郎並兼東閣大
學士預機務

陞以十二年秋再召為吏部尚書甫半載改禮部與
演同入閣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
帝簡命閣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覘能否中官探得
帝所欲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自禮部右侍
郎轉左擢
居政府

五月石砮女士司秦良玉敗羅汝才于夔州

初羅汝才惠登相求撫未決遂自南漳遠安走大寧
大昌官軍扼于巫山復轉犯夔州良玉馳救賊解去

合官軍邀擊連敗之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纛擒其渠
東山虎副壩天等汝才走大寧督師楊嗣昌本楚人
意欲驅賊入蜀使楚地無賊乃創議以楚地廣衍賊
難制蜀險阻賊不得逞感之可全勝又慮蜀重兵扼
險賊將毒楚調蜀精銳為己用蜀中卒自是益罷弱
不足支巡撫邵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令以
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于是賊皆窺蜀
捷春駐重慶部下兵二萬皆羸弱不可用所倚惟良
玉張令二軍遂檄良玉令退保重慶良玉每對人歎
息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誼應死獨恨與
邵公同死耳督師以蜀為壑無愚智知之邵公不以
此時爭山奪隘令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移我與
令自近去所駐重慶僅數十里殊失地利賊據歸正
巔俯瞰我營鐵騎建瓴下張令營當其衝必先破令
破及我我敗尚能救重
慶急于聞者深然之

發明

楊嗣昌督師勦賊當張獻忠羅汝才屢劫之時不思遏其奔軼大會諸軍而殄滅之而反

驅之入蜀夫蜀號稱天險賊入則險且為賊據烏在其能逐賊乎論者謂嗣昌楚人欲紓楚患而因以蜀為壑其設心尚可問乎秦良王一溪峒婦人顧能感激恩義提兵裹糧崎嶇轉鬪使邵捷春果從其爭山奪隘之計巫峽夔門重關足恃何竟昧于地利坐以設防遂使賊騎建翎下而莫之能制嗣昌之罪固不容誅若捷春者亦愧于婦人多矣

姚明恭罷

明恭出趙興邦之門公論素不予柄用後鄉人詣闕訟之明恭不自安請告歸遂罷

六月蔡國用卒

國用入閣二載祿祿無所見是月庚午卒于官遣行人陳際泰護其喪歸

質實

陳際泰字大士臨川

人與同邑章世純羅萬藻東鄉父南英以時文名天下其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首經生舉業之富無若際泰者崇禎七年成進士年六十八矣又三年除行人至是護國用喪南行卒于道

薛國觀以罪免尋賜死

國觀柄政一踵體仁所為導帝以深刻而才智彌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始頗信嚮之嘗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安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德化方侍側汗流沾背于是專察其陰私而國觀匿史塗金事乃發史塗者御史素無行善結納中官巡按淮揚嘗攝巡鹽事先後乾沒贓罰銀及鹽課三十餘萬既擢少卿家居而侵盜迹頗露檢討楊士聰劾之得旨令塗自陳遂訐士聰誣已請救淮揚監督

歷寶幣器威晚
離心國事宣堪
復問第當淪胥
莫挽之時尚銖
系自封不以佐

中官楊顯名覈奏尋給事中張焜芳復劾莖侵盜事
實又嘗勒富人于承祖萬金事發後遣家人齎重貲
謀于揚州黠吏睢承吾改竄舊籍帝乃怒褫莖職急
攜數萬金入都至國觀邸求解出疏攻焜芳謂已嘗
劾劉鴻訓錢龍錫其遺黨日謀報遂相搆陷又言焜
芳弟炳芳官內閣中書向來詔旨漏洩皆炳芳為之
閤臣多徇莖擬嚴旨帝不聽止奪焜芳官候訖及顯
名覈奏上力為莖解而不能諱者六萬金莖下獄會
有兵事獄久不結瘦死莖所攜貲盡入國觀橐為莖
家人所首告事大著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羣僚臣等
任之在內戚晚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為
言國瑞者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
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
助國為軍貲帝始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
萬者不應則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折毀居
第陳什器通衢衢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

軍而適以齎盜
國瑞等之愚實
為可憫至九連
降神事荒怪不
經正與神語帳
中同為古今笑
柄論者或稱宦
妾詭計所全實
多殊不知莊烈
之聞言恐悸正
所謂妖由人興
亦亡徵之先見
者乃遂緣是深
嘆國觀又不明
斥其搜括之咎
失滋甚矣

代為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悖死有司追不已戚畹
皆自危因皇五子病交通宦官宮妾詭云孝定太后
已為九蓮菩薩降神言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殀俄
皇五子卒帝大恐急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為侯盡還
所納金而追恨國觀待隙而發國觀素惡行人吳昌
時及考選昌時虞國觀抑己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
偽與交驩擬第一當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禮部主事
昌時大恨以為賣己與所善東廠理刑吳道正謀發
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觀事帝聞之益疑至是督
師楊嗣昌有所陳奏帝令擬諭國觀乃擬旨以進帝
遂大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奏頗從輕議帝度科道
必言之獨給事中袁愷會議不署名且疏論吏部尚
書傳永淳徇私庇國觀而微詆國觀藐肆妒嫉帝不
懌抵疏于地曰成何糾疏遂奪國觀職放之歸怒猶
未已國觀出都重車累累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
遣伺國觀邸者值中書舍人王陞彥至執之陞彥風

與國觀交通為奸利一鞠盡得其狀詞所連及甚眾
永淳奕琛皆與焉命下陞彥詔獄窮治愷再疏盡發
國觀納賄諸事國觀連疏力辨愷受昌時指使帝
不納至十月陞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即命棄市
而遣使逮國觀國觀遷延久不赴明年七月入都令
侍命外郎不以屬吏國觀自揣必不死八月初八日
夕監刑者至門猶鼾睡及聞詔使皆緋衣蹶然曰吾
死矣倉皇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
不能出聲但言吳質實楊士聰濟寧人張焜芳會稽
昌時殺我乃就縊人李國瑞鄆縣人周奎蘇州
人莊烈帝周皇后父也吳昌時吳江人蔡奕琛德清
人傅永淳靈壽人表愷聊城人王陞彥上海人昌時
也甥

秋七月總兵官孫應元等大破羅汝才于興山汝才走

巫山與張獻忠合

先是汝才在大寧前阻江為蜀將劉貴所扼不得渡而獻忠既敗于瑪瑙山竄走興歸山中左良玉追且及獻忠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公所部多殺掠楊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即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去乃潛走白羊山由汝才入寧昌故道折而西與汝才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盛立馬江岸有不前者輒斬之賊殊死鬪貴等戰皆却賊畢渡屯萬頃山歸巫大震督師楊嗣昌乃上夷陵而檄蜀撫邵捷春扼夔門蜀大寧大昌界楚竹溪房縣有三十二隘口嗣昌欲厚集兵力專守夔棄寧昌噉賊捷春曰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戶也乃遣楊茂選覃思岱等出關分守二將不相得思岱譖殺茂選捷春令兼統其眾其眾相率而去致賊入隘守者潰賊夜斬夔關將士皆驚走新寧大竹旋陷而汝才及惠登相等越巴霧

河攻開縣為參將人龍等所殺登相窺開縣之西汝才乃與小秦王混世王東奔人龍李國奇追之汝才遁還興山應元與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監軍僉事孔貞會擊之豐邑坪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生擒五百有奇會嗣昌下招降令小秦王混世王皆降時稱荆楚第一功惟汝才率其眾逸去仍與獻忠合于是二賊渠復質實白羊山在興山縣西八十里萬頃山在達州太平縣東萬頃池之西南接太寧界夔關在夔州府城南大竹唐分宕渠縣東界置宋景祐三年廢入沅江縣紹興二年復置元至元中移治隣山縣明屬廣安州以隸于順慶府今徑屬順慶霧河在開縣西豐邑坪在興山縣之西北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入河南

初自成潛伏關中聞獻忠反穀城大喜將大集其眾以應獻忠陝督鄭崇儉聞之令曰圍師必缺自成乃

乘間走依獻忠獻忠欲殺之為羅汝才所解與自成
轟五十馬五十婦人十令去自成謝曰以身相依足
矣安用是也旋遁去收殘眾稍稍自保督師揚嗣昌
駐夷陵檄令降自成出謾語官軍圍之魚復山中自
成大困欲自裁以養子雙喜勸而止賊將多出降劉
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知之與步
入叢祠顧而嘆曰人言我當成大事盍卜之神不吉
若斷我頭以降宗敏諾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
謂自成曰吾死從若矣賊黨散去者聞之亦多殺妻
子歸自成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河
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
攻宜陽殺知縣唐啓泰轉犯永寧知縣武大烈與里
居四川巡撫張論協力捍禦論殺子吏部郎中鼎延
及從父治中讚繼之有獄囚勾賊入都司馬有義棄
城走大烈鼎延等固守三日賊夜半登城執大烈自
成以同鄉欲活之大烈不屈索印不與乃備極殲灼

以死鼎延置督并免讚及子國學祚延死之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壬正己百戶孫世英並不屈死萬安王采鏗亦被害賊移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大罵不屈為賊齧割死諸生張毓粹武同芳劉芳名劉芳世蘭之粹裔于昆蘭完顏王光顯喬國屏王邦紀蘭相裔張一鷺張一鵬牛一元皆抗節死既又陷寶豐知縣朱由楫死之陷密縣知縣朱毓汀及里居太僕卿魏持衡舉人馬體健死之毓汀妾張氏及一女一孫藏獲數人俱殉焉自戍性猜忍日殺人斯足剖心為戲所過民皆保塢堡不下杞縣舉人李者故尚書李精白子也信以父麗名逆案思前其醜嘗出粟千石活饑民饑民德之稱李公子會絕妓紅娘子反擄信去強委身焉信乘間逃歸首于官官囚之紅娘子來救饑民之德信者同時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共劫獄殺知縣反挾信歸自成自成改名曰巖而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唐勘被斥介

醫生尚綱見啗成喜其辯與謀議帳中潛歸事洩生
斬已得末減仍往奔自成遂薦所善卜者宋獻策長
三尺上識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嚴因說曰
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
屠戮稍減散所掠財物餉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嚴自
成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嚴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
糧使兒童歌之以相煽動民方被質實魚復漢縣故
勒餉練餉之害從自成者日衆矣城在奉節縣
東北因山為城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
西北高一千大南基連白帝山蓋公孫述所造以城
倚赤岬山亦謂之赤岬城唐啓泰掖縣人武大烈臨
潼人任維清絳縣人采鑑伊王支屬襲封萬安郡王
居永寧徐日泰金谿人朱由棧益府鎮國將軍常澱
子敏汀亦明宗室張毓粹二子佐知縣徐日泰固守
城陷大罵俱被殺妻蘭氏與三女二孫赴井死武同
芳見賊殺母噴血大罵支解死劉芳名妻張氏蘭完

讀妻張氏王邦紀妻高氏並從死張一鷺之父旭亦
罵賊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武大烈忠烈徐
日泰朱由棧朱敏汀烈愍唐啓泰張讚王正己魏持
衡節愍魏國輔任維清孫世英馬體健等並入
祠

張獻忠犯大昌總兵官張令死之遂陷四川諸州縣

賊渠混天王等既就撫惠登相王光恩及整十萬亦
相繼降督師楊嗣昌以湖廣賊且盡而獻忠在四川
勢漸熾遂以八月帥師而西時監軍評事萬元吉先
入蜀令蜀將守巴巫諸隘秦將賀人龍李國奇楚將
張應元汪之鳳張奏凱專任追擊及應元軍擊賊于
夔州據土地嶺而營人龍逗留不會師獻忠偵應元
部卒多新募悉衆來攻應元之鳳力戰應元突圍出
之鳳敗走山中道渴飲斗水臥血凝臆死獻忠勢益

張聞督師將自東至與汝才急趨觀音巖守將邵仲
光不能禦遂陷大昌張令急扼之竹菌坪賊大至令
力戰中流矢死令為蜀中名將既敗歿諸軍皆奪氣
秦良玉與令相犄角超救不及轉鬪復敗所部三萬
人畧盡單騎見蜀撫邵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
卒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餽之官猶足辦賊捷春
以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良玉嘆息歸而捷春聞賊
且至通江率兵守梁山賊以梁山河深不能渡自開
縣西走達州捷春退保縣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劍州
趙保寧將由間道入漢中秦將趙光遠賀人龍扼之
陽平百大關賊不得過復突巴州應元諸軍邀擊之
梓潼戰小利既而岷蜀將曹志耀等力戰却之降將
張一州張載福陷陣死涪江師遂潰賊屠縣州成都
告警捷春已為嗣昌所劾就逮去抵重慶賊方攻羅
江不克走縣州轉掠至漢州去中江百里守將方國
安避之去賊縱掠什邡縣竹安縣殺仁壽知縣劉三

策蹂躪德陽金堂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賊循水道以犯簡州資陽嗣昌由順慶至果州徵諸將合擊皆退縮徵左良玉兵使者九往返不至遂陷榮昌永川尋陷瀘州分巡川南副使黃諫卿知州蘇瓊衛指揮王萬春鄉官韓洪鼎被執皆不屈死自成再入川諸將無一邀擊者嗣昌雖屢檄令不行其在重慶也下令赦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賚萬金爵侯翌日自堂至庖福遍題斬督師獻者賚伊白金三錢嗣昌賊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復戒期三檄人龍亦不至初嗣昌惡良玉驕亢私許人龍代為平賊將軍既而良玉有瑪瑙山之奏捷嗣昌難之顧謂賀將軍需後命人龍愠以情告良玉良玉亦愠于是兩人俱跋扈不肯盡力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過于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鄖撫王鰲永諫之不納乃上書于朝曰嗣昌用師經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

由操心之太苦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則難况賊情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踰旬月號令與事機相左無怪乎撓敗之屢聞也一年以來所矜為奇捷者惟瑪琚一役若株守督師節制左良玉當退保興安無此捷矣然良玉不用命而反奏奇功則諸將必且有積輕督師之心所繫于軍政甚大臣以為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覈其機宜之當否執要以御繁決奇以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糜餉哉帝令中樞申飭嗣昌亦不能從也

質實

觀音巖在巫山

縣大昌故城之西大昌之工馬渡中馬渡下馬渡水淺而地平向以觀音巖為第一要隘竹園坪在巫山縣北涪江在縣州東自龍安府彰明縣流入又東南入潼川府界亦謂之內水羅江本漢涪縣晉置萬安縣唐改羅江明屬縣州以隸于成都府本朝順治十六年併入德陽縣雍正五年復置尋仍省什邡漢

縣明屬漢州以隸于成都府今徑屬成都府仁壽西魏析武陽縣西城戍地置普寧縣隋改仁壽明屬成

都府

本朝雍正五年升資縣為州以縣屬之德陽

唐置明屬漢州以隸于成都府本朝改屬縣州雍正

正五年升縣州為直隸州縣仍屬焉簡州漢牛鞞縣西魏改陽安隋于縣置簡州元省陽安入州明洪武

六年降縣正德八年復升州屬成都府今因之資陽漢資中縣後周改資陽元省入簡州明成化二年復

置屬簡州以隸于成都府本朝初徑屬成都府雍正

正五年改屬資州永川唐折壁山縣地置元省入大

足縣明洪武初復置屬重慶府今因之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劉三策鄱陽人誓死守城比陷巷戰被執

罵賊支解死黃諫鄉莆田人蘇瓊石埭人賊攻城悉力守禦城陷正衣冠向闕拜泣坐堂上賊至被害闔

署多殉節瓊死既久無斂者楊嗣昌軍割其首以充級聞者益切齒嗣昌韓洪鼎官漳州知州致仕家居

父子罵賊死案四川通志有緜州貢生楊可賢者為賊所執其子國柱方糾衆守州城賊因挾可賢誘降可賢臨城呼其子曰汝慎固守毋念我賊殺之其後國柱亦戰死又瀘州生員方旭方伯元曾薦祚皆罵賊不屈死僧晞容者居瀘州之七寶寺賊攻豹子峒晞容率鄉勇殺賊千餘相持久卒戰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張令蘇瓊忠烈劉三策黃諫卿王萬春烈愍汪之鳳韓洪鼎節愍楊可賢子國柱及方旭方伯方曾薦祚僧晞容並入祠

冬十月彗星見

十二年秋彗星見
參分至是復見

熊文燦伏誅

先是文燦懼誅猶嘒嘒自辨以勦餉六十萬不至為
辭帝貶督餉侍郎張伯鯨秩卒寘文燦于法議者謂
李自成之出車箱峽張獻忠之反穀城皆坐失事機
以致亡國而陳奇瑜與文燦主撫縱賊實罪首也然
帝雖誅文燦頗不謂撫議誤方楊嗣昌出督師御史
張肯堂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
未有專任撫者今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技
搖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必多方熒惑
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勦除有進招撫說者立
寘重典帝以偏執臆見責之于是嗣昌至軍不數月
復下招撫令為輸帖萬紙散賊中
諸將益無關志遂蹈文燦覆轍云
質實
寧松華亭縣人

十一月南京地震

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饑人相食

是年帝嘗發帑振京畿山東江北饑免河北三府逋賦又以畿內蝗發帑振被蝗州縣並赦兩畿山東河南山陝所在有司設法振濟招徠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而災荒仍告勦餉之徵如故以故民皆瀕于死所練兵又不足用山西巡按御史陳純德請卹部民凍餒因極陳抽練之弊言兵抽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壠之戀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既以餉薄而安于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為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餉凡藉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養士而以求官伍虛則無人安望其練餉廩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大弊也意欲諷帝除**質實**陳純德字靜練餉廷民因帝不能用**質實**生零陵人

增天下關稅

崇禎初關稅銀每兩增一錢通崇文門河西務臨清
九江潞野揚州北新淮安八關增五萬兩未幾復增
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尚
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為三萬南京
戶部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
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
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及是以度支
日絀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

辛巳十四年春正月官軍敗績于開縣張獻忠復東走

先是監軍評事萬元吉大饗將士于保寧以諸軍進
止不一言于督師楊嗣昌擢前總兵官猛如虎為正
總統張應元副之率軍趨縣州分遣諸將屯要害而
元吉自間道走射洪扼蓬溪以待賊賊分屯安岳界

偵官軍且至宵遁抵內江如虎簡驍騎追之元吉應
元營安岳城下以扼其歸路及張獻忠既陷瀘州其
地三面阻江惟立石站可北走元吉以賊居絕地將
遣大兵南擣其營而伏兵玉蟾山覷賊北竄永川逆
而擊之可盡殄永川知縣已先遁城中止丞簿一二
人如虎覷嚮道不可得夜宿西關空舍及抵立石賊
已先渡南溪返走秦將賀人龍軍隔水不擊賊遂越
成都走漢川德陽縣州劍州昭化至廣元又走巴州
嗣昌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追賊諸將皆疲敵惟
如虎躡其後所將止六百騎餘皆良玉部兵驕悍不
可制所過肆焚掠從良玉時多優閒不戰改隸如虎
馳逐山谷風雪中咸怨望謠曰想殺我左鎮跑殺我
猛鎮時人龍兵已大譟西歸所恃止如虎元吉深憂
之賊自巴州轉入開縣官軍追之遇諸黃陵城日晡
雨作諸將請詰朝戰參將劉士杰者素勇敢善戰獨
前奮曰四旬逐賊今始及之舍弗擊我不能也執戈

先如虎檄諸軍繼之士杰所當輒摧陷獻忠登高望
官軍見無後繼密抽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
下良玉部兵先潰士杰及游擊郭開如虎子先捷並
戰死如虎率親兵力戰部將挾上馬潰圍出旗纛軍
符盡失去乃收殘卒往從嗣昌軍方賊之竄南溪也
元吉知賊必東犯請從間道出梓潼扼賊歸路嗣昌
不聽檄諸軍躡賊疾追不得距賊遠令他逸諸將力
盡從瀘州逐賊後塵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
遏嗣昌倉猝莫知為計頓足曰悔不用萬監軍言而
賊已疾捲出夔門抵興山攻當陽犯荊門嗣昌至夷
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興房兵趨漢中若
相避然賊所至燒驛舍殺塘卒東西消息中斷

質

實

射洪漢郪及廣漢縣地西魏置射江縣周改射洪
蓬溪唐析方義縣地置唐興改蓬溪明並屬之潼

川州 本朝雍正十二年升潼川為府射洪蓬溪仍
屬焉安岳後周置明屬潼川州 本朝康熙元年省

入遂寧縣十年改入樂至縣雍正七年復置屬潼川
州十二年屬潼川府立石站在瀘州治北明置立市
驛于此玉蟾山在瀘州治北六十里南溪即澄溪在
瀘州南門外源自寶山下入大江雲陽漢朐忍縣後
周改安元升雲陽州明洪武七年降縣屬于夔州府
今因之黃陵城在開縣東五里當陽漢縣明洪武初
屬荊州府嘉靖中改屬荊門州以隸于承天府本
朝改承天府為安陸府以縣屬之猛先提榆林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
先捷及劉士杰郭開烈愍

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

初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間籍籍謂先帝耗天下以
肥王洛陽富于大內援兵過洛者喧言王府金錢山
積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方
僑居洛陽聞之懼以利害告常洵力勸其散財餉士

不從維祺乃盡出私財設局振濟及李自成連陷永寧宜陽參政王蔭昌率衆至洛陽警備總兵王紹禹副將劉見義羅泰各引兵至而賊已抵城下常洵始出千金募勇士出城擊賊賊稍却夜半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語尋作亂縛蔭昌紹禹馳諭之不聽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維祺方分守北城遂被執有識之者曰子非振饑呂尚書乎我能活爾維祺不應乃反接之去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賊跡而執之遇維祺于道維祺呼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母屈膝于賊常洵瞠不語見賊渠于周公廟按維祺項使跪不屈延頸就刃死賊殺常洵勾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血兩承奉伏常洵尸哭賊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願生乞一棺收王骨骸初無所恨恨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載以斷車兩人即其旁自縊死蔭昌及知府亢孟檣鄉官劉芳奕常克念郭顯星韓金聲王明揚萃舉人來秉衡荀良翰皆抗節死

通判白守文墮城死諸生黃調鼎負世子由莊以逃
王妃鄒氏亦得脫俱走懷慶賊發王邸金振饑民火
其宮三日不絕事聞帝震悼輟朝三日令河南有司
改殯福王賜諡曰恭逮紹禹至京磔之賊乘勝圍開
封巡撫李仙風方在河北巡撫御史高名衡集衆登
陴周王恭枵發庫金百萬兩募死士殺賊烝米麥執
變以餉軍凡七晝夜仙風馳逐開封副將陳永福背
城而戰斬首二千遊擊高謙夾擊復斬首七百賊去
屠密縣時保定總督楊文岳遣總兵虎大威副將張
德昌先率五千人救開封比渡河圍已解乃會仙風
于偃師以兵少未敢擊賊待文岳軍至與賊戰鳴鐘
鎮大破之賊東走尋攻南陽劇賊百餘人冒雨薄城
知府顏日愉擊殺之幾盡餘賊乃退城獲全日愉手
中一矢頭項被二刃死城上賊既不得志去遂縱掠
旁近州縣會羅汝才不合于張獻忠走內鄉浙川與
自成合擁其衆犯鄧州文岳率大威擊之戰三捷斬

首七百餘級馘其渠二人賊遁去

質實

迎恩寺在河南府城西周公廟在河南府城西關鳴皋鎮

在嵩縣東北六十里呂維祺殉節時年五十有五贈太子少保祭葬廕子如制維祺家于新安在河南府西七十里十六年新安陷家亦破第樂平知縣維結字泰孺解職家居亦抗節死贈按察僉事王蔭昌吳橋人亢孟檣臨汾人劉芳奕慷慨負智畧為昌樂知縣解官歸歲大歉人相食傾橐濟之賊漸逼河南集為干城社佐有司保障及城陷縊死于西城之戌樓常克念為平陽推官有政聲郭顯星官翰林待詔翰金聲官邯鄲知縣王明官行人楊萃官辰州知府來秉衡荀良翰皆未仕秉衡為賊將劉宗敏所執令易服欲官之不可羈南郊民舍顧見其友謂之曰賊勒我以官我義不受辱恨母老子幼死不瞑目爾賊聞燒鐵索如其頸終不從遂被殺并其母劉氏妾吳氏及幼子俱殺之黃調鼎字鹽梅由崧元妃黃氏其妙

也調鼎護由崧匿安國寺夜半乘間奪門出賊追之
倉皇伏民家永牢中偵賊過乃出由崧體肥碩不能
行調鼎負之北走抵苗家溝賊追且及調鼎方力憊
不支忽聞馬嘶聲趨視之則由崧素所乘也遂扶掖
上馬疾趨渡河以免李仙風高陵人周王恭枵定王
補十世孫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顏日愉字華陽上
虞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呂維祺忠敬顏日
愉忠烈王蔭昌亢孟檜劉芳奕常克念韓金聲王明
楊萃呂維祺白守文節愍
郭顯星來秉衡並入祠

發明

常洵當危亡急遽之際金錢山積尚不從散
財餉士之言坐令援兵怨詈城陷身亡其愚

昧固不足責惟是明代分封遍天下始末嘗不欲
多建宗支屏藩王室及乎擾攘之時初不聞有捍
禦一方為國効臂指之助徒使盜賊臨城慘遭屠
戮一時諸王不惟不能裨于國且致不能庇其身

封建之不足恃非其彰明大著者哉至福王分藩神宗耗天下之力以恣其請方謂帶礪山河長享富厚而豈知益以結怨人民為盜賊所藉口愛之適以害之其流毒至于此極耶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楊嗣昌以襄陽為軍府貯餉金甲器各數十萬仞深溝方洫而三環之造飛梁設橫桓陳利兵而譏訶出入必以符驗然是時河南北大饑流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又所招降諸賊既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監軍僉事張克儉深憂之上書嗣昌曰襄陽自古要區今堯鑰獻陵眎皆尤重近兩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皆逼處其間一夫叫呼即足致亂嗣昌恃城壕固不以為意報曰監軍何怯耶及獻忠出川鄭撫袁繼咸統所部邀擊獻忠不得逞乃留羅汝才經鄭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

者于道取軍符夜叩襄陽城門克儉不能辨賊二十
八騎遂入夜半從中起焚襄王府居民望見火以為
滿城皆賊奪門出城潰克儉倉皇奔救為賊所執大
罵死推官鄭曰廣攝承縣事李大覺遊擊黎民安死
初獻忠敗于瑪瑙山其妻妾敖氏高氏被獲他將搜
山又獲其軍師潘獨鰲皆繫襄陽獄知府王承曾年
少而佻每夕托問賊中情形與二氏相笑語獄吏又
多納賊金禁防盡弛獨鰲脫桎梏恣飲嗣昌移牒戒
之承曾笑曰賊豈能飛至耶至是賊爭毀狴戶挈二
氏與獨鰲出承曾乘夜走遲明賊大至索知府不得
執襄王珣銘于南城樓屬厄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
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與貴陽王常法
同遇害火城樓焚其屍賊去僅拾顱骨數寸妃妾輩
死者四十三人福清王常澄進賢王常塗走免事聞
帝震悼命所司備襄王喪禮謚曰忠賊既陷襄陽連
陷樊城當陽破郟縣殺知縣邵可灼諸生王敬臣佐

有司殺賊力竭赴井死。子裔昌從之。賊復招汝才東下。合兵入光州。攻商城。知縣盛以恒與鄉官楊所修洪允衡馬剛中段增輝乘墉固守。適雨雪。守者凍餒不能戰。以恒督家衆射賊十七人。墜馬。賊怒。併力攻矢中。以恒右額。猶裏創。禦賊破北門。率家衆巷戰死。且盡。乃被執。罵賊不屈。為賊支解。其孫覺殉之。典史呂維顯教諭曹維政及所修兄衡剛中增輝諸生盧紹德黃焯陳廷對陳廷璋鄭光啟劉澤長楊澤長皆死。賊遂疾馳。犯信陽城。陷。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里居靜海。知縣張映宿布衣張士傑等死之。又陷光山。典史魏光亦死之。于時羅山息縣固始皆殘破。賊復分兵犯茶山。應城隨川隨嘗被賊。居民索然。知州徐世淳預知賊必復至。集士民誓以死守。會歲大祲。士多就食。粥廠歎曰。可使士以餒失禮乎。分粟振之。潰兵過。隨索餉。世淳單騎入見軍帥。曰。軍食不供。有司罪也。殺我足矣。請械。我以見督師。帥不

能奪斂衆去比賊來犯世淳寢食南城醺樓曉夜固
守告急于巡撫宋一鶴一鶴遣兵來援為監司承守
天邀去守月餘援絕力窮賊急攻南城而潛兵墮北
城以入世淳命子肇梁埋印解後勒馬巷戰矢貫頤
耳鼻橫斷墜馬亂刃斫死肇梁奔赴且哭且罵賊將
殺之呼州人告以埋印所乃死既而賊偽張左良玉
幟入泌陽知縣王自昌罵賊死再攻應山不克去攻
鄖陽按察使高斗樞遣遊擊王光恩及弟光興分扼
之戰頻捷賊不敢犯光恩者均州降渠小秦王也斗
樞察其誠招入郡共城守斗樞善謀光恩善戰鄖城
危而復全

質實

郟縣漢置後省北魏復置龍山縣隨改郟城元復為郟縣明屬汝州今因之襄王翊

銘襄憲王瞻善六世孫張克儉長治人是年正月河
南陶巡撫李仙風與巡按高名衡互相訐廷議逮治
仙風擢克儉代之未聞命及于難廊曰廣番禹人妻
子女俱遇害死李大覺字覺之金谿人知穀城縣兼

署襄陽縣聞變繫印于肘縊死堂上黎民安大覺同
縣人城中火起率所部千餘人搏戰矢盡被縛大罵
死王承曾夏邑人貴陽王常法蘭陽王翊鎬第三子
福清王常澄襄王翊銘第二子進賢王常塗蘭陽王
翊鎬第四子邵可灼建德人盛以恒潼關衛人遷開
封同知將行商城士民聞賊且至留之守禦遂殉節
楊所修故魏忠賢黨也歷左副都御史入逆案贖徒
為民至是罵賊死洪允衡官陽和兵備副使分守商
城北門力戰死馬剛中字九如除大同知縣行取授
檢討乞假歸賊入大罵被磔死段增輝字含素為諸
生以學行稱朝廷下保舉令被薦不樂為吏擬除教
授未謂選歸遇變罵賊死高孝誌江都人張士傑年
十八賊欲殺其父求以身代賊殺之而舍其父徐世
淳字中明嘉興人南京兵部侍郎必達子妻趙氏王
氏及臧獲十八人皆從死王自昌南寧人高斗樞字
象先鄞縣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馬剛中忠

烈張克儉忠節盛以恒廊曰廣黎民安洪允衡高孝
誌徐世淳王自昌烈愍邵可灼李大覺張映宿節愍
王敬臣王喬昌段增輝呂維顯曹維政盧紹德黃焯
陳廷對陳廷璋鄭光啟劉澤長楊士琦李逢旭程所
聞張士傑魏
光遠並入祠

三月楊嗣昌有罪自殺

嗣昌在夷陵聞襄陵陷驚悸上疏請死至荊州朝于
惠王謝不見謁者傳語曰先生惠顧寡人願先之襄
陽謂襄陽之破罪在嗣昌也嗣昌慙且恚復聞洛陽
已于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憂懼遂不食以卒時御
史張肯堂以嗣昌督師無狀上言流寇殲城破邑往
來縱橫如入無人之境此嗣昌受事前所未有自前
大計在釋嗣昌之權疏入而嗣昌已死矣河南巡撫
袁繼咸巡按高名衡以自裁聞帝甚傷悼之顧以廷

臣方交章論列不得已下九卿議罪侍郎蔣德璟曰
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勦餉練餉致天下民窮財盡胥
走為盜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事追正其罪乃
會諸大臣上議請坐失陷城寨律斬當戮屍帝傳制
曰故輔嗣昌奉命督勦無城守專責以陷城罪督輔
非通論且臨戎二載屢奏捷功盡瘁殞身勤勞難泯
特命昭雪嗣昌罪賜祭歸其喪于夷陵給事中熊汝
霖疏爭之言楊嗣昌不罪盧象昇未褒殊挂忠義氣
且言為嗣昌畫策練餉驅中原萬姓為盜者給事中
沈迅也為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驅襄陽城破輒走者
監紀主事余爵也為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重賂陳
新甲嫁禍鄭振衣繼成者今辭任候代之宋一鶴也
皆為悞國之臣宜罪不聽帝始終眷嗣昌因憾陝西
總督鄭崇儉勦賊四川甫奉還關中詔即撤兵不與
嗣昌犄角平賊逮至立棄市而以丁啟睿為督師啟
睿者嗣昌所薦為陝西總督代崇儉者也本庸才不

知兵為督撫時奉督師期會無功過及督師任重即
莫知為計受命出潼關將由承天赴荊州湖廣巡按
汪承詔言大寇俱集河南荆襄幸息警無煩大軍盡
匿漢津船啟審至五日不得渡折而向鄧州州人閉
門詬過內鄉長吏懼其擾亦不納軍行荒山間割馬
羸燎以野草士噁不飽啟審聞李自成方圍開封有
衆七十萬憚不敢援張獻忠在光山固始間少弱乃
謀于衆將曰上命我勦豫賊此亦豫賊也遂檄左良
玉破之于麻城斬首千三百開封日質實惠王常潤
告急則曰我方有事于獻忠不赴矣明神宗第
六子天啓間就藩荊州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也沈
迅萊陽人余爵禹州人丁啟審永城人汪承詔寧國
人

發明

李自成張獻忠屢經大創盜衆散亡而脫身
一呼從者即至數萬是流賊之不可滅由於

饑民從賊朝夕可以嘯聚而饑民之從賊實由於
民窮財盡胥走為盜耳蔣德璟歸罪于勦餉練餉
之議可謂探原之論楊嗣昌懼罪自裁得逃顯戮
莊烈即不欲與仇鸞同論亦何至詔旨昭雪賜祭
以寵榮之耶且謂督師無城守責其說尤不經若
陷城失地均非其罪則督師之任竟何事哉鄭崇
儉當瑪瑙山之役軍威方振不以此時協力殄賊
而遽告年衰欲圖委卸洵不得為無罪然當時既
不深斥其乞罷之非翻令帥師歸陝洎乎一年之
後失地陷藩相隨屬乃始追憾撤兵移嗣昌之罪
以誅崇儉藉以塞言者之口且自文其始
終眷許嗣昌之意亦可謂拂人之性也已

我

大清兵圍錦州

十三年秋我

大清兵攻錦州克其城西九臺小凌河西岸二臺乃勒
兵為兩翼逼城而營城中兵謀襲我鑲藍旗營偵卒
以告貝子羅託公吞齊等擊敗之總兵祖大壽益困
守不敢出未幾總督洪承疇率總兵曹變蛟左光先
馬科吳三桂劉肇基以馬步兵五萬馳援我軍迎擊
于黃土臺及松山杏山承疇大敗遁去

大清兵遂還屯義州承疇以變蛟左光先科兵新挫亟遣
入關休養留三桂肇基兵駐關外請解肇基任代以
王廷臣遣光先西歸代以白廣恩部議咸從之承疇
又請調旁邊軍合關內外見卒十五萬人備戰守且
言及師行糧從必芻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帝
然之敕所司速措給徵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
王樸各揀勁卒赴承疇軍調用及是睿郡王多爾袞
肅郡王豪格復率兵圍錦州毀塹填濠聲援斷絕有
卒逸出傳大壽語乞援戒援兵毋戰速結車營以拒

承疇乃偕變蛟科廣思樓通先後出關合三桂廷臣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馬四萬並駐寧遠仰轉餉未發帝憂之召兵部尚書陳新甲及閣臣問策持議兩端莫敢決乃遣職方郎中張若麒就承疇行營計議

質實

張若麒
膠州人

夏五月范復粹罷

薛國觀既罷復粹代為首輔帝召見廷臣語及福王泣下復粹曰此乃天數帝曰雖氣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不能對尋致仕去

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山東盜起

兩畿及各直省連歲告災土賊蠭起給事詹兆恒上言燕齊二千里間寇盜縱橫行旅阻絕四方餉金滯

中途者至數百萬請急發京兵勦滅楚豫之疆盡青
嶙白骨新徵舊逋斷無從出乞多方蠲貸帝並采納
給事中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
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
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臣自魚臺至南陽流寇殺戮
村市為墟其他饑疫死者屍積水涯河為不流振救
安可不速臣有事河干一載每進父老問疾苦皆言
練餉之害三年來農怨于野商嘆于途如此重派所
練何兵其效安在奈何使衆心瓦解一至此極乎又
言臣抵宿遷見督漕臣史可法言及所在穀直翔貴
河南石米至百五十兩漕儲多逋朝議不收折色需
本色今淮鳳間麥大熟如收兩地折色易麥轉輸于
漕運大便帝即命議行而是時山東盜李青山方熾
運道為梗乃改總河張國維為兵部侍郎兼督淮徐
臨通四鎮兵護漕運李青山者本屠猪兒擁衆數萬
據梁山濞遣其黨分扼韓莊等八閘尋舊輔周延孺

赴台青山謁之言率衆護漕非亂也延儒許言于朝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大焚掠迫臨清國維統部兵擊之會京營總兵官黃得功副將周遇吉破賊鳳陽旋師過山東合擊之于壽張追至東平殲滅幾盡青山遂降獻俘質實

梁山濼在壽張縣東南梁山下即古大野澤之下流汶水自東

于朝磔諸市北來與濟水會于梁山之東北廻台而成濼宋時決河滙入其中其水益大故政和中劇賊宋江結砦于此其後河徙而南濼亦漸淤迨元開會通河引汶絕濟明築戴村壩遏汶南流歲久填淤遂成平陸今州境積水諸湖即其餘流也韓莊濼在嶧縣東南運河上自沛縣界之夏鎮濼而南七十里為韓莊濼又二十里為德勝濼又二十里為張莊濼又八里為萬年濼又十里為丁廟濼又六里為頓濼又二十里為侯遷濼又八里為臺莊濼此嶧縣境內之八濼也為衛漕要地詹兆恒字月如永豐縣人左慈第桐城縣人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于松山

我

大清兵圍錦州久環城列礮城中屢出兵皆敗還洪承疇集八大將之師駐于寧遠未敢進尚書陳新甲請分四道進兵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帝明為然而新甲堅執前議及職方郎中張若麒至軍素狂躁見諸軍大集謂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復貽書趣承疇戰承疇激于新甲言又奉密敕不敢持前議若麒益趣戰承疇乃偕遼東巡撫邱民仰東協總兵曹變蛟等統兵救錦州是月二十八日壬寅次松山越三日甲辰宣府總兵楊國柱先進

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振昔年殉難處也吾獨為降將軍乎奮勇格關中矢卒承疇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令與山海關總兵馬科等分營松山東西北三面變蛟營松山之北乳峯山

之西間列七營環以長濠而自率兵據松山城為父
拒計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以聞

太宗文皇帝即
親統大軍往征之

太宗患鼻衄因行急衄益甚三日方止諸王貝勒奏請徐
行

諭曰行軍制勝利在神速朕恐承疇等聞朕親至將潛遁
如不逃破之如縱犬逐獸易于拾取何可徐行于是
晝夜遄程自盛京疾馳而進六日抵松山蓋八月二
十日壬戌也遂陳師于松山杏山之間

諭衆曰如承疇兵來犯近則擊之倘尚遠而先往迎戰致
累于衆與敗陣無異變蛟等見我

太宗環松山而營大懼欲戰則力不支欲守則餉道已絕
謀突圍走翌日癸亥變蛟等八大將率兵犯我前峰
沉我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塔山而還獲其筆架山積
粟遂濬濠斷松山杏山路是夜變蛟撤其七營近松

山城而營翼日甲子馬科等各率健兵犯我鑲紅旗汛我軍奮擊斬獲甚衆科等却還松山城營遂議分兵襲我後

太宗復令轉戰張黃蓋率數人往來指揮科等兵望見皆披靡

太宗諭諸將曰今夜科等兵必遁

命護軍統領鰲拜等率左翼四旗護軍列于右翼泥地右翼四旗護軍及騎兵前鋒蒙古兵鱗次布列抵于海濱見科等兵遁者百人則以百人追之千人則以千人追之如遁者衆多則躡後追擊直抵塔山又

命蒙古固山額真庫魯克達爾罕阿海等設伏杏山睿邸王多爾袞等率兵往錦州至塔山大路橫擊之是夜大同總兵王樸先適科輔明及寧遠總兵吳三桂密雲總兵唐通遼東總兵白廣恩相繼走科等兵大潰我軍疊出邀擊翌日乙丑我

太宗命鎮國將軍巴布海等往截塔山路武英郡王阿濟

格亦往塔山截擊之倘潰卒欲越塔山即率衆自寧遠直抵連山追擊

命貝子博囉扼桑噶爾塞堡固山額真譚泰駐師小凌河直抵海濱絕其歸路蒙古固山額真伊拜等屯杏山城四面擊敗兵之奔入城者副都統多濟里蒙古固山額真恩格圖等分擊諸路潰卒都察院承政阿什克達爾等往杏山相視駐營形勢察核俘馘多寡巴布海等既受

命以次進發科兵等方窮竄為我軍所邀擊橫屍遍山野樸三桂引殘卒奔據杏山變蛟及王廷臣聞敗馳至松山與承疇固守尋

太宗移營松山濬濠圍之變蛟乘夜屢突圍不得出遂敗入城太宗知樸三桂必竄竄必由高橋及桑噶爾寨堡

命內大臣錫罕等及四子部洛都爾本各率精兵二百五十伏其地樸三桂部卒千人果自杏山遁出遇錫罕等伏兵敗之多所斬獲比還

桂敗奔至高橋東指示貝勒多托合設伏以待樸三
是役也承疇所統士卒千三萬先後斬馘五萬三千
七百餘人自杏山迤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無算我軍
傷止八人餘無挫衄者自是錦州質實乳峰山在錦
縣東南十六
里筆架山有二小筆架山在錦縣西南五十五里峙
海中狀如筆架潮退有石如橋廣三大長里許上有
廣元寺大筆架山在錦縣西南五十八里與小筆架
山俱峙海中潮退有石如橋廣八大長四里許桑噶
爾寨堡即大興堡也在錦縣西南五十里以桑噶爾
寨嘗居此故名高橋在錦縣西五十里邱民仰字長
白渭南人楊國柱死事狀聞贈邱如制國柱二子俱
歿妻何氏以所遺甲冑弓矢及戰馬五十匹獻于朝
莊烈帝深嘉歎命授一品夫人有司月給米石餼
之終身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國柱烈愍

臨清運河涸京師大疫

帝命設局給醫藥以療病者時運道自棗林臨湖師
家莊頻年患於淺遭歲大旱東平平陰肥城諸泉漸
塞南旺湖淤臨清河遂涸總漕侍郎張國維言南旺
水本地脊惟藉泰安新泰萊蕪寧陽汶上東平平陰
肥城八州縣泉源由汶入運故運河得通令質實
東平平陰肥城淤沙中斷請亟濬之報可

林

臨在魚臺縣東北四十里師家莊濟寧州天井臨東
南五十四里為魯橋臨師家莊臨在魯橋北八里平
陰隋析盧縣地置榆山縣尋改平陰明屬東平州以
隸于兗州府 本朝雍正十三年改屬泰安府新泰
三國魏置明屬泰安州 本朝雍正十三年升泰安為府縣仍屬焉

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于信陽

獻忠既攻鄖陽不免去拔鄖西羣盜附者萬計遂東肆掠獻忠自瑪瑙之敗績心畏良玉及是屢破郡縣雖小挫于麻城未暇遂有驕色再攻信陽良玉躡及之大戰斬其渠沙甲奪馬萬餘匹降賊數萬獻忠傷股乘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五晝夜江溢道絕官軍不能追獻忠走免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為副將王允成所破衆散且盡所從止數十騎時羅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遂投自成自成欲以郢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非若所當留也因遁去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礫子等勢復盛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潰于新蔡死之

先是楊嗣昌死尚書陳新甲薦宗龍才帝未有以應也良久曰樸忠吾以夙負用之宜盡死力遂釋之出

獄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啟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時啟睿督師討賊方畏避李自成不敢擊聞宗龍為秦督遂乞改敕書令宗龍專勦自成宗龍既至陝與陝撫汪喬年議括關中兵餉以出然屬郡旱蝗已不能應宗龍握喬年手歎歎而別以是月四日率川陝兵二萬出關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兵共結浮橋東渡汝合兵趨項城自成羅汝才亦結浮橋于上流將趨汝寧覘兩督兵至盡伏精銳于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後騎覘賊還報曰賊向汝矣結浮橋將渡矣宗龍文岳會諸將並進中道一騎馳而告曰賊半渡矣復進一騎馳而告曰賊畢渡矣三分渡其二矣宗龍文岳曰驅之走三十里至孟家莊人龍大威曰馬力乏矣詰朝而戰止兵為營諸軍弛馬甲植戈鐔散行墟落求芻牧賊覘之塵起于林中伏甲並出搏官軍人龍有馬千騎不出國奇麾下兵

迎擊之不勝秦兵保兵俱潰人龍大威奔沈邱國奇
從之三帥師潰宗龍文岳合兵屯火燒店賊以步兵
攻其營諸軍燃火礮震死賊百餘賊引去宗龍軍西
北文岳軍東南盡塹而守文岳兵宵潰其部將挾文
岳騎而馳夜駐項城旋又奔陳州宗龍復分秦兵立
營于東南諸將分壁當賊壘尋檄人龍國奇還兵救
二帥不應宗龍曰彼避死宜不來吾豈避死哉語其
麾下曰宗龍老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軍決一死戰
不能效他人捲甲走也名裨校李本實穿塹築壘以
拒賊賊亦築壘二重以圍之未幾食盡宗龍殺馬羸
以餉軍馬羸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守八日矢石俱
盡宗龍簡士卒夷傷之餘有衆六千夜半突賊營殺
千餘人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諸軍戰且走
未至項城八里賊追及之執宗龍呼于門曰啟門納
秦督宗龍太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
耳賊唾宗龍宗龍罵賊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

為賊賺城以緩死哉賊抽刀擊宗龍中其腦而仆斫其耳鼻死城下人龍國奇兵潰歸陝賊遂屠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遂攻葉縣副將劉國能方守葉國能為盜時與自成汝才等約為兄弟及國能歸正自成等深恨之圍其城四面力攻國能不能支城遂陷被執賊猶好謂之曰若我故人也何不降國能瞋目罵曰我初與若為賊今則王臣也何故降賊遂殺之知縣張我翼亦死節帝聞項城葉諸縣相繼陷宗龍敗歿嘆曰若宗龍可謂樸忠矣予謚忠壯贈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蔭子錦衣世百戶賜祭葬國能亦贈卹如制而擢喬年兵部右侍郎代宗龍為總督部檄踵至趣出關討賊關中精銳盡歿于項城喬年曰兵疫餉乏當方張之寇我出如以肉餵虎耳然不可不一出以持中原心乃收散亡調邊卒得馬步三萬人率人龍等質寶孟家莊在新蔡縣火燒店在項城縣南出關

質寶

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張我翼涇縣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
劉國能烈愍張我翼節愍

封子慈炯為王

先是帝諭禮臣曰朕第三子慈炯年已十齡敬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冊封必具冕服而會典開載年十二十五始行冠禮十齡受封加冠二禮可並行乎于是禮臣歷考典故參稽經傳以奏乃冊封為定王選新進士為檢討國子助教等官為侍詔充講讀官以中書舍人充侍書俟至十二歲行冠禮明年三月封第四子慈烜為永王又二年**質實**慈炯周皇后生流賊陷京師二王皆不知所終慈烜田貴妃生

召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

初延儒里居頗從東林遊善姚希孟羅喻義既陷一時貴顯遂讐東林及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

延儒矜惡已久
其失勢內慙與

萬安之夜望三
台何異張溥等
乃欲以易轍相
要冀其復收桑
榆之效真不啻
癡人說夢其尤
可怪者人品之
賢奸朝廷縱茫
無鑑別而賜環
起廢何至以昌
時等一二憊人
交通內侍遽得
預操升庸大柄
東林錚錚者尚
有所交關于延
儒乎何誅而當

皆東林也歸後失勢心內慙而體仁益橫比體仁去
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媚嫉
稱一時正人若劉宗周鄭三俊黃道周等皆得罪溥
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
儒以為然溥友吳昌時為交關近侍逆案中舊輔馮
銓復助為謀會帝亦頗思舊臣而國觀適敗因與賀
逢聖復召入閣溥等要以數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
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
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遭兵荒諸州縣減見
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
糧召還前此因言事遷謫諸臣帝皆忻然從其請尊
禮之特重明年歲旦朝會帝進延儒等而揖之曰朕
以天下聽先生然延儒實庸駑無材畧且性貪門下
客盛順董廷獻因緣為奸利給事中章正宸因言陞
下隆禮閣臣願閣臣積誠以格君心毋緣中官毋修
恩怨毋以寵利居成功毋以爵利私親暱語皆風刺

時所謂清流者
亦可知矣

延儒延質實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

冬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錡總兵官猛如虎死之

初如虎隨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南陽于二月中嘗被賊為參議艾毓初知府顏日愉所却至是自成用宋獻策計欲取南陽以圖關中復率大衆來寇毓初如虎等堅守賊攻入南門會總督楊文岳援軍至賊引退文岳去賊復攻之如虎憑城戰殺賊數千食盡援絕城乃陷如虎猶短兵大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自稱力竭遂遇害唐王聿錡被殺毓初題詩城樓自縊死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教諭李獻

吉訓導楊氣開亦死之賊遂縱兵覆所屬州縣攻陷
鄧州知州劉振世吏目李國璽千戶余承蔭李錫鎮
平知縣鍾其碩典史杜日泰南召知縣尚用光內鄉
知縣龔新新野知縣韓醇主簿江朝瀛典史惠永貞
泌陽知縣姚昌祚主簿熊天倫典史雷晉暹武職王
衍范錢繼功海成舞陽知縣潘宏俱死難其諸生死
難者有鄧州丁一統張五美王鐘王子章海寬傅彦
唐縣許曰琮內鄉許宣及二弟家官舞陽諸生陳豫
抱及二弟豫養豫懷為最著賊乘勝將復窺開封連
陷其所屬許州禹州陳留通許尉氏洧川鄆陵臨潁
長葛新鄭汜水十餘城于是許州知州王應翼都司
張守正舉人魏完真諸生李光閏李文鵬王應鵬陳
留典史邵大濟訓導楊道升鄉官劉文耀通許知縣
費曾謀尉氏知縣楊一鵬洧川知縣柴薦禔鄆陵知
縣劉振之典史杜邦舉臨潁千總賈蔭序長葛教諭
歐陽植典史杜復春舉人孟良屏諸生張範孔新鄭

知縣劉孔輝汜水舉人張治載馬德茂等亦死難禹
州故有徽王府嘉靖時王載堦有罪爵絕其支屬延
津郡王等在禹僉事李乘雲分駐馬乘雲誓死捍賊
賊多斃于礮俄以十萬衆攀堞登執雲乘使跽乘雲
怒叱賊賊辟而杖之大罵不絕聲縛諸樹攢射之罵
不已斷其舌亂刃交下而死延津郡王等同被害而
商水至是再陷前後知縣王化行姚文衡鄉官張質
死之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駐兵開封不能救開
封藩邸圖書文物之盛甲他藩士大夫殷富蓄積充
實自成必欲得而甘心焉乃大集其衆再圍開封名
衡等力拒之永福射自成中目礮殪其渠數人自成
益怒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取鉅礮得一輒即歸
營卧後者必斬取輒已即穿穴穴成初僅容一人漸
至百十人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繫以
巨繩穿畢萬人曳繩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名衡于城
上鑿橫道聽其下有聲用毒穢灌之多死賊乃即城

壞處用火攻法處藥甕中火燃藥發當者輒靡碎名
曰放迸攻火之城半圯賊用放迸法以攻鉞騎數千
馳噪伺城頽即擁入城城故宋汴都金南遷時所重
築也厚數丈土堅火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駭而去當
是時自成蹂躪河南張獻忠自四川突湖廣尋亦擾
河南窮竄而之江北江北賊賀一龍左金王等據英
霍二山暑入秋出以為常河南北土賊李際遇袁時
中陝西土賊竇開遠亦復大熾所在官民被害者甚
衆而其可紀者應天則援勦副將戴國柱叅將張寶
行古道行英山知縣高在崙潛山知縣李孚嘉典史
沈所安徐州鄉官滕長沛縣布衣張鳳世霍山布衣
宋貞及吳時道張大翼胡懷信時際順河南則汝州
知州錢祚徵指揮錢繼美吏目朱任卿百戶梁翰成
諸生王賜布衣朱續川魯山舉人袁象斗陳州指揮
孫結武登封知縣駱廷誨靈寶知縣朱挺指揮許佳
允伊陽訓導任中蛟陝西則淳化諸生葛生溪環縣

諸生曹天心四川則巴州同知張連曜德陽知縣龔之安墊江知縣荆偉成都鄉官周敏中等湖廣則隨州判官余煥興山知縣張達益陽貢生潘若洙弟若鴻諸生溫昆來鍾鳴謙等並先後殉節而總兵賀人龍子大明擊賊靈寶山中石阡推質實鎮平漢安官余士泰上計次襄陽亦皆死衆縣後廢

為穰縣北鄉元置鎮平縣明屬南陽府今因之新野漢縣唐省入穰縣元復置明屬鄧州以隸于南陽府今徑屬南陽府消川金析尉氏縣置明屬開封府今因之長葛隋析長社縣置明屬許州以隸于開封府今升許州為直隸州縣仍屬馬墊江西魏析臨江縣地置明屬忠州以隸于重慶府今升忠州為直隸州縣仍屬馬益陽元升州明洪武初復為縣以隸于長沙府石阡蠻地元置石阡長官司明永樂十一年置石阡府隸貴州省今皆因之韋驥唐王韋健弟艾毓初米脂人門迎恩遠州人李獻吉寶豐人楊氣開虞

城人劉振世豐潤人李國璽豐縣人鍾其碩成縣人
尚用光平慶州人龔新南昌人韓醇四川人江懷瀛
歙縣人惠永貞朝邑人姚昌祚臨晉人前令王自昌
為賊所害昌祚代之城再陷手斬數賊力不支死子
在紳兄子在鈞同殉熊天倫順天人被執不屈全家
死雷晉暹與知縣姚昌祚同戰死潘宏字若穉淮安
人時流賊將攻舞陽宏諭士民共守諸生慮賊屠城
請委曲紓禍宏叱之去賊薄城發礮擊之多殺傷小
校善射屢却賊諸生潛遣人約降賊復至宏作告先
聖文自誓諸生潛開門縛宏以獻賊索印宏不予脅
降怒罵不屈乃支解之子澄潤痛憤大哭赴井死計
曰琮早喪父母歿廬墓三年城破遁居南山賊徵之
不出脅以死錮其背曰誓不從賊遂嘔血而死許宣
及二弟寀宮慷慨好善賊陷鄧州宣兄弟約里中壯
士直入其城擒偽官家于內鄉之野結許家寨以禦
賊賊怒攻破之寀從母常氏先投井死宣宮皆嘗賊

被殺宮妻鍾氏宋妻陳氏並自經其妹亦罵賊被殺
時稱許氏七烈陳豫抱母段氏早寡撫豫及其二弟
豫養豫懷皆為諸生力田好學善承母志流賊陷舞
陽母先赴井三子從之豫抱妻黃氏攜其子默通豫
養妻馬氏攜默恒默言俱從之三世人同一井死
王應翼京國天子國同死節鄰大齊陝西人楊道升
安陽人劉文耀由寶豐訓導擢鞏縣教諭未任以事
赴開封道于陳留遂還家遇賊罵不屈死子福穎從
之費曾謀鉛山人少師宏裔孫知通許甫四旬賊猝
至抱印投井死楊一鵬河津人知尉氏數月政聲四
起城破罵賊死柴薦禮江山人劉振之字而強慈谿
人有奸人素通賊倡言鄆陵城小宜速降振之怒叱
退之典史杜邦舉曰城存與存亡與亡人臣大義公
言是振乃與集吏民共守賊大至城陷振之秉笏坐
堂上賊索印不與縛置雪中三日夜罵不絕口亂刃
交下乃死杜邦舉富平人士民守者或遁走邦舉搏

得斬以徇及城陷自成欲降之邦舉罵曰朝廷臣子
豈為賊用賊抉其舌含噴之遂遇害歐陽植襄城人
劉孔暉邵陽人載瑜徽莊王見沛曾孫嘉靖三十五
年有民耿安者奏載瑜奪其女下所司按治獄成降
為庶人錮高牆載瑜自縊死延津郡王徽恭王原燭
第九子載壘嘉靖三十三年始封至常淦為賊所害
李乘雲高陽人王化行河西人姚文衡鍾祥人戴國
柱慈谿人率兵援淮徐與賊戰于徐州力不支死張
竇山四川人守桐城戰輒有功擊賊于魯珙山陷伏
死古道行江都人擊袁時中于睢寧之雙溝沒于陣
高在埭成都人賊攻英山冒矢石救賊賊來益眾被
執不屈死李孚嘉沈邱人滕九萇官順天京衛經歷
家居遇寇死錢祚徵掖縣人朱任卿徽州人孫紹武
陳州人因奉檄守沈邱與子建俱死鄢廷誨永福人
任中蛟洛陽人張連曜建德人龔之安澧州人荆偉
丹陽人周敏中官清流知縣家居為賊所執不屈死

余塙銅陵人知州徐世淳殉節死塙攝州事城再陷
罵賊死余士泰昆明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
猛如虎潘宏劉振之李乘雲忠烈父毓初忠節鍾其
碩柴薦裡杜邦舉劉孔暉戴國柱張寶山古道行高
在崙李孕嘉烈愍姚運熙劉振世尚用光龔新韓醇
姚昌祚王應翼張守正費曾楊一鵬及王化行姚文
衡張質龔之安荆偉周敏中熊天倫錢徽祚錢繼美
鄢廷誨朱挺許佳允余塙余士泰節愍門迎恩等並
祠

壬午十五年春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于襄城死之

先是保定總督楊文岳馳援開封賊已解圍去攻陷
襄城殺知縣曹思正訓導張信典史趙鳳勇寄輜重
馬復攻西華知縣劉伯駭登陴死守賊驅其下為十
覆迭攻之城陷伯駭懷印投井會賊遣其黨以據臨

穎總兵左良玉破而屠之自成怒轉攻良玉良玉退
郾城賊圍之文岳會督師丁啓睿及總兵虎大威之
師往救相持十晝夜未決而喬年率總兵賀人龍鄭
家棟牛成虎出潼關與諸將議所向曰郾城危在旦
夕吾趨郾賊方銳難與爭鋒襄城去郾四舍賊老砦
咸在吾舍郾而以精銳攻其必應賊必還兵救則郾
城解矣諸將皆曰善乃留步兵火器于洛陽簡精騎
萬人兼程進次郊縣襄城諸生張永祺等導喬年入
城賊聞之即解郾城圍以數十萬衆來攻喬年喬年
亟勒兵駐城外人龍等三帥未陣而奔副將馬名廉
戰歿軍大潰喬年歎曰此吾死所也率步卒千餘人
城守賊穴城實火藥轟城城裂喬年穿阱墮賊所鑿
以長矛刺之賊死甚衆閱五晝夜守具盡空望良玉
來援竟不至賊礮擊喬年坐纛雉堞盡碎左右環泣
請避之喬年怒以足蹴其首曰汝畏死我不畏死也
守益固及城陷巷戰手刃三賊自刎不殊為賊所執

大罵賊割其舌磔殺之襄城人建祠以祀副將張國
欽張一貫黨戚李萬慶及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材
官李可從皆從喬年死自成怒永祺開城迎喬年索
之不得屠其族剗刑諸生劉漢臣等百九十人初喬
年撫陝西屬米脂知縣邊大綬發自成先塚大綬詞
得其族人為縣吏者榜治之言去縣二百里為李氏
村在亂山中十六塚環而葬中其始祖也相傳壙中
有鉄燈藥鐵燈不滅李氏興如其言發之螻蟻數石
火光熒熒然斷棺骨青黑黃毛被體腦後一穴大如
錢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大許咋咋
吞日光者六七反而伏喬年函顱骨脂蛇以聞焚其
餘雜以穢棄之自成聞之嚙齒大恨曰吾必致死于
喬年至是既殺喬年由西華攻陳州僉事關永傑與
知州侯君擢鄉官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率士民分
據守賊遣說降斬其頭懸之城上賊怒攻破之永傑
格鬪不支中亂刃死君擢泌之受爵及守備張鷹揚

皆殉難有龔作梅者年十七父母俱亡殲于舍賊火
民居作梅跪柩前焚死賊遂自陳州分部犯睢州
缺正官通政使李夢辰方家居即乘城禦賊無何賊
從他門入擁夢辰見羅汝才汝才問所欲曰我天臣
但欲死爾汝才遣其客說降且進酒夢辰夢辰覆于
地大息起扼吭而卒妻王氏方病聞之不食死里居
太平知府杜時髦亦死尋太康寧陵考城皆陷太康
知縣魏令望里居僉都御史張維世富平知縣馮正
吉死之賊乃悉衆攻歸德推官王世琇遷工部主事
將行僚屬邀共守慨然曰久官于此臨難而去之非
誼也遂與副使蔡鳳僉事吳汝琦同知顏則孔經歷
徐一源商邱知縣梁以樟教諭夏世英里居尚書周
士樸誓衆堅守賊攻圍七日總督侯恂家商邱具子
方夏率家斬關出復傷守者衆遂亂賊乘之入鳳汝
琦世琇則孔及指揮賈之琯並遇害則孔女聞之縊
一源分守北門殺賊多城陷遂巷戰死以樟中賊刃

久而復甦妻張氏及子女僕從皆死以樟竟獲免世
英持刀罵賊死于明倫堂妻石氏亦自刎尚書士模
及工部郎中沈試主事朱國慶中書侯忻光祿署丞
侯執中廣西知府沈仔威縣知縣張儒及舉人徐作
霖吳伯允周士美官生沈泌侯駿貢生侯恒沈誠周
士貴國學生侯棕沈佃諸生吳伯裔張渭劉伯愚等
皆死是時賊縱兵四出有自亳州南走流授霍邱靈
璧盱眙者亳州知州何夔霍邱知縣左相中巡檢吳
某靈璧知縣唐良銳盱眙主簿胡淵皆殉節勢且蔓
江北江北賊又方熾連臨含山和州南京戒嚴而自
咸精銳聚河南墮名城不勝計河南凡八郡三在河
北自六年蹂躪後患少紓其南五郡十一州七十三
縣屢歲被賊靡不殘破有再破三破者城郭邱墟人
民百不存一朝廷亦不復設官間有設官者不敢至
其地遙寄治他所其殉于治所者南陽則知府邱懋
素鄭州則知州魯世任新安則知縣陳顯元登封則

知縣劉種鹿邑則知縣絕懋賁虞城則署縣事主簿
孔亮上蔡則知縣許永禧西平則知縣高斗垣遂平
則知縣劉英魯山則知縣楊呈季郊縣則知縣李貞
佐及汝州吏目顧王家教諭雷振楊寶豐則知縣張
人龍署縣事洛陽丞周之德伊陽則知縣孔貞李而
陝州鄉官梁可棟范大成趙良棟息縣鄉官王多福
西平縣官楊士英郊縣鄉官陳心學周卜歷南陽舉
人張鳳翽王明物洛陽舉人張民表永城舉人夏云
醇商城舉人余容善光州舉人王者瑄光山舉人胡
植嵩縣舉人王翼明寶豐舉人李得筭亦皆死難

質實

郛城漢郛縣隋郛城明屬許州以隸于開封府
今計許州為直隸州縣仍屬焉太康秦陽夏隋

改太康明屬開封府改屬陳州府寧陵漢縣明屬歸
德府今因之曹思正岷州衛人劉伯驂河間人張信
輝縣人趙鳳多絳縣人馬名廉榆林衛人黨威神木
人李萬慶即降將射塌天也孫兆祿鹽山人李可從

盤屋人關永傑字人孟華昌衛人侯君擢字際明成
安人崔泌之鹿邑人張鷹揚曲周人杜時髦字觀生
馮正吉與妻任氏投井死子昌辰亦殉之魏令望武
鄉人張維世累官僉都御史代陳新甲巡撫宣府視
事旬日生失防削籍遣戍已而釋還城陷抗節死妻
李氏子正誼孫昱俱殉節王世琇字崐良清苑人蔡
鳳武進人吳汝琦徐州人顏則孔忻人妻女皆殉之
賈之琯汝寧人妻許氏抱二女投井死徐一源海鹽
人夏世英祥符人沈試大學士鯉之孫徐作霖吳伯
允伯裔張渭劉伯愚皆郡中名士何燮晉江人居民
逃竄城空不能守為賊執欲降之不屈斷足剖胃而
死懸首市上三日耳目猶動左相申夷陵人唐良銳
全州人胡淵永年人邱懋素貴州新添衛人賊再臨
南陽全家被害魯世任安邑人賊薄城竭力捍禦戰
敗被執自刎死陳顯元蘄縣人城經摧頽率民人保
關閉寨守月餘力竭罵賊支解死劉裡中部人紀懋

勛膠州人孔亮興平人許永禧曲沃人高斗垣繁峙人劉英貴州人楊呈秀山海衛人李貞佐字無欲安邑人以學行著訓民有方練鄉勇守城城陷罵賊斷舌支解死毋喬氏亦死顧王家會稽人子國亦以擊賊被害雷振揚山西人貞佐遇難後振揚攝縣事城再陷死之張人龍遵化人周之德山東陵縣人張人龍遇難後之德攝縣事城再陷死之孔貞璞曲阜人悉力守城賊不能克既去以事至汝州道遇害梁可棟官平定州知州萬大成官淮安同知趙良棟官蓬萊教諭王多福官項城訓導楊士英官懷仁知縣子婦王氏亦罵賊為所殺陳心學授知縣不謁選而歸賊欲官之不從被殺周卜歷官內黃知縣以父喪歸賊迫使執郊縣令以代其死罵賊被害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汪喬年黨威關永傑魏令望陳顯元李貞佐忠烈李夢辰張維世周士樸魯世任忠節馬名康張國欽張一貫李萬慶孫兆祿侯君擢崔泌之

馮正吉徐一源何燮胡淵邱懋素許永禧劉英顧王
家馮可棟楊士英周卜歷烈懋曹思正劉伯驂張鷹
楊杜時髦蔡鳳吳汝琦王世琇顏則孔賈之琯沈試
朱國慶侯忻侯執中沈仔張儒左相申唐良銳劉禔
紀懋勛孔亮高斗垣楊呈秀張人龍
萬大成陳心學節懋張信等並入祠

我

大清兵克松山巡撫邱民仰等死之洪承疇降遂下錦

州

松山圍既久帝命楊繩武督師救承疇繼又代以范
志完皆欽兵不敢出副將焦璠赴援甫出山海關即
敗後轉餉路俱絕圍城食盡副將夏成德因遣子為
質約日獻城

大清兵如期攻之城遂下民仰及總兵曹變蛟王廷臣
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禎副將江翥饒勲朱文德等
死之承疇祖大樂就執職方郎中張若麒逃從海上
蕩漁舟而還寧遠関門勁旅盡喪錦州城中糧亦盡
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乃遣人至
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袞軍門乞降二王據
以入告越數日大壽復遣人至軍門求盟誓二王怒
曰爾欲降即降不降則已此城可旦夕拔尚與爾盟
誓乎大壽懼遂率所部以城降杏山塔山皆下敗書
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
六民仰六尋命建祠都城外承疇民仰並列將親臨
祭聞承疇降乃止以王樸先逃下法司會鞫樸罪而
吳三桂加提督銜鎮山海如故御史郝晉言六鎮罪
同皆宜死三桂實遠左主將不戰而逃奈何反加提
督兵部尚書陳新甲覆議請獨斬樸勒馬科軍令狀
再失機即斬決三桂失地應斬念守寧遠功與李輔

明白廣恩唐通貶秩充為事官時諸將
質實楊繩武雲南彌

多擁厚貲賂權要故獲以外皆獲宥
勅人崇禎十一年冬用楊嗣昌薦召見吐言如流莊

烈帝偉之遂自御史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十
四年擢薊遼總督尋以范志完代之而令繩武總督

遼東寧遠諸軍出關救松杏加銜督師未幾卒遂進
志完兵部左侍郎督師出關如繩武焦樊大同後衛

人朱文德義州衛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曹
變蛟忠烈邱民仰王廷臣忠節焦樊朱文

德烈愍張斗姚恭王之禎江蕭饒勲節愍
三月魏照乘罷

照乘在內閣四年庸碌無所見御史徐殿臣劾其暱
妾棄妻縱壻為奸諸醜迹乘力辨之御史劉之勃謂

大臣不當爭辨帝責其妄議
質實徐殿臣鄧人劉之

然照乘內不自安遂引疾去
勃字安侯鳳翔人

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遺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紓患私言于傳宗龍宗龍出都以語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亦可恃帝然然奪諭新甲密國之乃遣職方郎中馮紹愉等奉書乞和我

太宗宴勞有加禮仍報書曰大清國

皇帝致書于明國皇帝予繼承

皇考太祖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

天眷佑遠邁臣服諸王等合辭勸進乃昭告

天地受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邇來我軍每入爾境

輒克城陷陳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復何難然予仍願和好者特為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者

祥感應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全
億兆而誠心和好則自茲以後宿怨盡釋彼此不必
後言矣至我兩國尊卑之分又何必較哉古云情通
則明情蔽則暗若滿國使臣來予令面見予國使往
爾亦令面見如此則情不蔽而和事可久若使臣不
得面見情詞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國家之憂
矣夫豈扼絕使臣進見遂足以示尊耶至兩國有吉
凶大事則當遣使交相慶弔每歲貴國饋燕金萬兩
白金百萬我國饋人參千斤貂皮千張若我國滿洲
蒙古漢人及朝鮮人等有逃至貴國者當遣還我國
貴國人有逃叛至我國者亦遣還貴國以寧遠雙樹
堡中間土嶺為貴國界以塔山為我國界以連山為
適中之地兩國俱于此互市自寧遠雙樹堡土嶺界
北至寧遠北臺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
越入及貴國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處死或兩
國人有乘船捕魚海中往來者爾國自寧遠雙樹堡

中間土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為界我國于黃城島
以東為界若兩國有越境妄行亦俱察出處死倘
如書中所言以成和好則我兩人或親誓

天地

或大臣代誓爾速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來予亦遣

使齎和書及誓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勿遣使致書
其億兆死亡之孽于予無與矣于是以書授紹愉遣
人護送抵連山紹愉未至而陞昌言于朝房謂給事
中方士亮倪仁禎等曰議和事諸君不必言上所籤
奉先殿意已決又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為高上太用
聰明致天下盡壞士亮等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
語仁禎及同官廖國遴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
人臣禮士亮復繼言之疏數十上帝大怒削陞籍

質實

雙樹堡在寧遠州東十八里方士亮
歟人倪仁禎浦江人廖國遴長沙人

五月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總督廬鳳軍務

先是賀一龍賀錦諸賊在江北欲西合獻忠以湖廣
官兵沮不得達及開封圍急督師丁啟睿及左良玉
奉詔往援皆移軍駐開封旁近地獻忠得乘間走英
霍山中與一龍等相見皆大喜遂以是年三月攻舒
城舒城令以憂去鄉官胡守恒與遊擊孔廷訓督兵
民共守廷訓縱所部淫掠士民乃叛降賊城將陷捍
卒殺守恒被數十創以死獻忠遂入舒城改為得勝
州據之遣其黨分掠旁邑遊騎直抵廬州城下知府
鄭履祥通判趙興基經歷鄭元綬合肥知縣潘登貴
指揮同知趙之璞里居參政程楷分門守監司蔡如
衡貪戾民不附賊謀滿城中不能知會提學御史徐
之垣以試士至獻忠遣其徒偽為諸生襲儒冠以入
夜舉礮城中大擾之垣如旂履祥登責並縋城走與
基時守西門聞變挺刃下戎樓與閩斬賊數人被創
死元綬楷守南薰門並殉難之璞守東門巷戰死賊
乘勢運隘舍山巢縣廬江無為六安掠巨艦數百習

水師將範南京太監虞九德以京營兵往勦京營將
孫應元黃得功者素善戰是年春應元追賊羅山已
敗歿得功乃與別將劉良佐擊獻忠于峽山再戰敗
績得功退屯定遠江南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
起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貴坐
遣戍尋流寓南京與逆案光祿卿阮大鍼相結甚歡
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鍼輦金錢要之維揚求滿濯延
儒曰吾此行謬為東行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鍼
沈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英別字延儒許諾至
是禮部侍郎王錫衮薦士英知兵延儒力贊之竟得
起用士英未至軍賊勢張甚悉衆攻桐城扶營將廖
應登至城下誘降得功良佐合兵擊之于鮑家嶺賊
敗遁退至潛山擒斬賊將闖世王馬武三鵠子王興
國三鵠子者獻忠養子號驍勇者也得功箭傷面愈
自齋與賊轉戰十餘日所殺傷獨多賊大衄于是
龍等棄獻忠去北投自成而河南賊袁時中方寇潁

川官軍聞警即移兵勦時中獻忠收餘衆襲陷太湖
叅將卹壯猷戰死知縣楊春芳典史陳之訓戮論沈
鴻起訓導婁懋履並**實實**南薰門廬州府城千七百
死焉獻忠勢復振有六丈門七跨金斗河立

永闕二後漢末建元末重脩南薰門其南門也峽山
在桐城縣北四十里即古夾石鮑家嶺在桐城縣西
馬士英貴陽人胡守恒官編修贈少詹事謚文節趙
興基雲南太和人鄭元綬浙江人趙之璞程楷皆合
肥人楷初為平湖知縣有政聲歷官雲南參政致養
歸徐之垣鄞人高斗光繁峙人王錫衮祿豐人卹壯
猷六安人楊春芳靖州人案一統志太湖知縣死賊
又有榆林李盛英賊掠境與守備徐際相禦之許家
寨力戰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孫應元忠烈
趙興基趙之璞程楷卹壯猷李盛英徐際相烈愍楊
春芳節愍鄭元綬等並入祠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

逢聖與周延儒再台帝待之不如延儒及是月戊申
于告歸宴餞便殿逢聖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
汎瀾動容焉越六日
張四知亦致仕去

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先是帝命會推閣臣吏部尚書李日宣等以德璟景
昉倪元璐劉宗周及甡諸人名上帝令再推數人而
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張三
謨與焉大僚不獲推者為流言入內帝深感之召日
宣反與推諸臣入中左門偕輔臣賜食已出御中極
殿召諸臣奏對玫陳九邊形勢甚辯帝惡其干進叱

之乃命德璟景昉姓入閣姓之柄用周延儒與有力
焉延儒再相逆案輔臣馮銓頗助為謀延儒許復其
冠帶銓果以捐資振饑屬撫案題叙延儒擬優旨下
戶部公議大沸延儒患之兵部侍郎馮元飈與姓書
因說延儒援姓共為銓地姓既入閣延儒語銓事姓
唯唯退召戶部主議者告以逆案不可翻寢其疏不
覆延儒始悟為姓
質實
字李文玉萊陽人張三謨太原
人

下吏部尚書李日宣等于獄

帝以會推不當責日宣等回奏奏上帝怒不解復御
中左門召日宣對狀次召吏科給事中章正宸並河
南道御史張煊及房可壯宋玖張三謨帝詰日宣曰
汝嘗言秉公執法今何事不私正宸奏日宣多游移

臣等當勅之會推事實無所徇日宣復為政等三人
解帝命錦衣官逮下日宣等六人並褫冠帶就執時
日宣所舉蔣德璟等多採人望中外翕然稱公然周
延儒頗有所參預政之得與再推延儒實主之延儒
客盛順者嘗為巡撫熊奮渭營內召果推為南京之
戶部侍郎攻父繼登官浙江右叅政知其事遂深信
順順為攻營推舉于延儒甚力而日宣不知也帝入
蜚語惡日宣特甚詰責聲甚厲侍臣皆股栗失色德
璟與黃景昉叩頭辭新命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
臣有罪臣等宣能安延儒等亦乞帝優容之皆不許
遂下刑部獄廷臣交章中救不納帝疑日宣未就獄
責刑部臣尅期定讞侍即惠世揚徐石麒擬與輕比
帝大怒革世揚職鑄石麒二秩郎中以下罪有差御
史王漢言枚卜一案日宣等無私陛下欲重其罪刑
官莫知所執不聽獄上日宣正質實

宸煊戍邊可壯攻三謨等削籍

質實

張煊介休人熊
奮渭商城人惠

世揚清澗人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後家居
大兵下嘉興石麒自縊死王漢字子房掖縣人

本朝

乾隆四十一年
追謚石麒忠懿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于朱仙鎮諸鎮皆潰

是年夏四月李自成再圍開封良玉以兵往救戰不利監軍主事余爵被執良玉遂引兵去開封圍久不解廷議以良玉無闕志故尚書侯恂嘗遇良玉有恩乃詔釋恂于獄代楊文岳為總督合督師丁啟睿之兵馳援開封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營以激厲之並飭山西軍刻期渡河會恂等急擊而總兵許定國以山西軍次沁水一夕潰去寧武亦潰于懷慶竟不赴會文岳未受代仍統所部會啟睿于朱仙鎮良玉及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四鎮軍畢集良玉見賊勢威欲拔營遁乘夜縱其軍突諸營諸營驚潰良玉軍掠

諸營馬羸以去于是諸營悉奔啟睿文岳走汝寧獨
副將姜名武一軍堅壁不動侵晨自成擁衆大至名
武督麾下血戰殺數百人力竭被執大罵為賊磔死
賊乃往追良玉軍自成戒其衆毋疾追繞出良玉前
傍溪谷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百里以阻良玉良玉幸
追者緩整衆以行八十里扼于塹不得進方下馬欲
渡賊追者噪而至良玉兵大亂自相蹂踐仆溪谷者
無算棄馬羸萬匹監軍僉事任棟歿于陳良玉走襄
陽帝聞援軍屢潰怒甚褫啟睿文岳職逮治定國誅
德政詔恂拒河圖賊而令良玉以兵會恂良玉畏自
成遷延不至帝終質實姜名武字我楊保德州人任
不能罪良玉也棟永壽人余爵被執罵賊死

姪敦華同遇害

本朝乾隆四十一

年謚姜名武忠烈任棟余爵烈愍

發明

六鎮兵潰于松山而誅止王樸四鎮兵潰于
朱仙鎮而誅止楊德政軍律之失平甚矣方

吳三桂諸人之倖而獲宥猶可解曰樸先貴也良玉則豈非先漬者而竟置罪魁于不問特以其强悍不易制耳夫賁人龍強悍不減良玉孫傳庭一旦入關中縛之麾下數其罪而戮之三軍皆洒然動色誰謂跋扈之將不可以威制哉厥後良玉出樊城奔武昌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而漫無顧忌其亦姑息之政有以釀成之也

八月陳新甲下獄尋棄市

先是松山錦州相繼失職方郎中張若麒自寧遠遁還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貴為援與司禮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當是時闖賊蹂躪河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失亡相踵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出關討賊先後陷歿賊勢愈張

言官劾罷新甲章至數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縣慰留之至是帝特惡其洩機事乃下之獄帝初以扣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所遣職方郎中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會新甲視事去置其書几上家僮悞以為城報也付之鈔傳于是言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扣責全新甲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言官復相繼刻之遂逮付刑部獄而和議亦中罷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遠等營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國法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不甚于薄城耶遂斬新甲于市新甲為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頗倚之後給事中沈迅力詆其失帝曰今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慚而退

決水灌軍古人未嘗不出奇制勝然必自據高原始可收效建瓴之勢未聞地處沮洳轉欲自潰其防者開封瀕臨大河未始不可借洪流為過險即被圍至再亦惟死守以禦寇氛高名衛等乃忽倡決河灌賊之計不知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諸援軍既潰于朱仙鎮帝乃詔山東總兵官劉澤清救開封時城中食盡巡撫高名衛總兵陳永福等守益固澤清兵河北朱家寨將士不敢進澤清曰我以北兵五千南渡依河而營引水環之以次結八營直達大堤築甬道取河北之粟以餉城中賊兵已老可一戰走也皆曰善乃分兵先渡立營賊攻之戰三晝夜後軍無繼者甬道不就澤清拔營去賊圍開封者三所損復多積憤誓必拔之國半年師老糧匱欲引黃河水灌之以城中于女貨寶猶豫不決聞秦督孫傳庭已率兵出關恐諸鎮兵夾擊欲變計會有獻計請決河以灌賊者名衛以為然周王恭枵募民築羊馬牆堅原如高岸賊營直傳大堤河決賊可盡城中無虞方鑿朱家寨口賊已知之移營高阜具牒幢巨筏亦驅掠民夫數萬決河灌城會天大雨連旬黃流

汴漲偏城勢如釜底即能一舉殲賊居民尚恐不免沈寔營即可移城邑又安能逕避乎坐令藉天巨浸反資賊手以毒害生靈庸夫逞臆妄為致貽酷禍更不啻藉寇氛而齎盜糧矣

嚴張口遂決丁夫荷鉏者隨堤漂沒十數萬賊亦沈萬人河入自北門貫東南門以出奔聲如雷名衛永福乘小舟至城周王率其宮眷及寧陽諸郡王避水樓城樓坐而絕食者七日後得舟乃從城上泛舟出同知蘇茂灼通判彭出奇久餓不能起並溺死賊泛艦入城遺民俱盡板營而西城初圍時百萬戶後饑疫死者十二三汴梁佳麗甲中州羣盜心斃之至是盡歿于水得脫者不及二萬人帝聞痛悼猶念諸臣拒守勞叙功加名衛兵部右侍郎名衛辭以疾質實即擢監軍御史王漢為右僉都御史以代名衛

朱家寨口在開封府城西北十七里寧陽郡王恭儀周端王漆第九子萬歷四十九年封蘇茂灼晉江人彭士奇高要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茂灼士奇節愍

冬十月孫傳庭敗績于邲縣

是年春兵部尚書陳新甲薦傳庭知兵遂釋傳庭于獄以為兵部右侍郎帝御文華殿問勦賊安民之策傳庭侃侃言帝嗟嘆久之宴勞賞賚甚渥尋總兵賀人龍軍潰秦督汪喬年敗沒于襄城帝即命傳庭代之且授意誅人龍傳庭以人龍米脂人宗族多在賊中未可輕發在道佯上疏曰人龍臣舊將願賞其罪俾從臣自效帝亦佯許之及至陝大集諸將出不意傳人龍坐之麾下數而斬之謂其開封噪歸猛如虎以孤軍失利而張獻忠羅汝才出于柙也又謂其過敵先潰新蔡襄城連喪二督也諸將莫不灑然動色者傳庭既已誅人龍威警三邊日夜治軍為平賊計而賊遂已再圍開封屢詔趣傳庭出關傳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聽傳庭不得已出師抵潼關大雨連旬自成決河灌開封城已陷傳庭趨南陽自成西行逆泰師傳庭設三覆以待賊牛成虎將前軍左勅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陽北以誘賊賊

奔入伏中成虎還兵而鬪高傑等突起翼之左勦鄭
嘉棟左右橫擊之賊潰東走斬首千餘級追三十里
至郊縣賊棄甲伏軍資于道秦兵趨利賊覘官兵驚
反兵乘之兵大潰副將孫枝秀躍馬以追賊擊殺數
十騎賊因圍之馳突不得出馬蹶被執植立不撓以
刃臨之瞠目不答一人曰此孫副將也遂殺之叅將
黑尚仁亦被執不屈見殺覆軍數千材官小將之殲
者張映奎李棲鳳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
傅庭走鞏縣退入關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
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敗也
質實左勦總兵官光先之子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追謚孫枝秀黑尚仁烈愍張映奎等並入祠

十一月總兵官劉超據永城反

超初以偏裨從貴撫王三善討安邦彥積勞遷四川
道義總兵練國事丁魁楚丁啟睿為督撫皆嘗檄超

赴軍前討賊超忽上書陳功簿意頗鞅鞅遂坐怨望奪職數求復官不得李自成圍開封超請招降土寇協擊之乃起超保定總兵令率兵赴救超憚不敢行同縣御史魏景琦方家居見超日與土寇相往來未嘗與自成一戰詆超為通賊超怒愬之舉人喬明楷明楷復詣之超乃大憤殺景琦一家三十餘人并殺而獨與軍將數騎入超先發殺漢參將陳治邦遊擊連光耀父子格鬪死有馬魁者負漢屍奪路以出聞于朝命鳳督馬士英太監盧九德總兵陳永福討之超據永城守時永城以禦賊故先屯糧積芻制火礮盡為超有官軍連戰賊屢挫築長圍困之超官貴州時與士英相識緣舊好貽書士英曰今文官結成勢錮不可拔為守令則驅民反為督撫則驅兵反為臺省則驅將反天下反者何一非公等驅之超非侗愚豈願棄功名捐首踵蒙不違之名蹈汙敗之行為天

下笑哉勢激之使然也士英得書因勸之降起出見不肯去佩刀土莫笑曰若既歸朝安用此已潛去其親信獻俘質實劉超山西人其父為永城賈遂家永于朝雉死質實城王漢初為內鄉知縣屢建破賊功降旨優叙是年春將取入都以試御史監軍與督臣侯恂南援汴尋詔漢巡按河南賊淮開封漢自柳國夜半渡河逐賊戰小却守備李日舒殄于陣諸軍殊死鬪賊敗追至朱仙鎮連戰皆捷遂代高名衡撫河南陳治邦臨漳人李日舒棲霞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王漢陳治邦連光耀李日舒烈愍

我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魯王以派自殺

時關內外並建二督又分設二督于昌平保定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

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保定天津八
總兵星羅碁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薊督張福
臻尤昏庸給事中方士亮劾之因言移督師闕內則
薊督可裁福臻可罷于是召還福臻令遼督范志完
兼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辭不許求去不許上疏言
不能兼薊請仍設薊督始以趙光抃任之而怯
大清兵已自墻子嶺入薊州分道南嚮乃急徵諸鎮入
援援軍至者甚衆皆觀望志完光抃畏怯不敢戰河
間以南多失守

大兵乘勝抵山東下臨清州縣攻兗州知府鄧藩錫走
告魯王以派曰郡有吏國有王猶同舟也列城失守
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寡人餓夫列陣捍禦夫城池
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我不能畀役以命而
望彼畀我以命乎王誠敬積儲以鼓士氣城猶可存
不然大事一去悔無及矣以派不能從藩錫與監軍
叅議王維新同知譚絳曹文蔚通判閻鼎推官李昌

期滋陽知縣郝芳聲副將丁文明長史俞起蛟給事中范淑泰等分門死守力不支城破文明戰死維新猶奮力格鬪被二十一創乃死以派自縊樂陵陽信東原安邱諸郡王皆死藩陽絲文蔚鼎昌期芳聲起

蛟淑泰舉人羅于宁並殉節時十二月八日也大清兵遂長驅南下直抵海賴榆沐陽豐沛凡克府州

縣城八十八所至將吏多望風遁或獻金帛迎降其死於戰守及紳士之殉節者幾輔則薊州兵備僉事

張名世管薊糧儲戶部主事馬嗣焦霸州兵備副使趙焯知州丁師義里居叅政李時莞河間叅議趙珉

督守給事中周而淳知府顧孚紹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按里居襄陽知縣賈太初訓導馮運隆順德知

府言孔嘉里居台州知府傅梅中書舍人孟魯鉢張鳳鳴定州知州唐炫趙州知州王瑞冕教諭陳廣心

訓導王一統永清知縣高維岱典史李自正教諭邱養性鄉官劉維蕙阜城知縣呂大成武邑知縣鄭集

命沙河縣知縣項易任縣守備任文科深州訓導劉
言吏目熊國俊平鄉教諭潘希明訓導李愈芬閭慎
行清豐教諭曹一貞訓導董調元里居吏部郎中李
其紀黃州推官侶鶴舉富陽知縣杜斗恩永平里居
山東副使申為憲新安里居淮安通判劉文尉韓城
縣丞趙懋誠生員宗文麗南樂監生鄭獻書山東則
山東兵備僉事樊吉人登萊兵備僉事邢國璽充西
兵備僉事李恪臨清總兵官劉源清參將柳毓融權
關主事陳興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應芳吏目陳翔
龍里居兵部侍郎張宗衡太常少卿張振秀戶部員
外郎邢泰吉臨汾知縣尹任濱州知州王道隆莒州
知州景淑範貢生何燧鄒平知縣朱迴添萊蕪知縣
馮守禮陽信知縣張予卿滕縣知縣吳良能前知縣
瞿騫里居車駕郎中劉鴻緒東阿知縣吳良宗武城
知縣任萬民生員商醇儒商大儒徐行泗徐士雅王
國俊吳文光臨淄知縣文昌時訓導申周輔高苑知

縣周啟元壽光知縣李耿里居桐柏縣知縣丁萊桂
萊陽知縣陳顯際里居工部侍郎宋政稽勲郎中宋
應亨中書舍人趙士驥齊東教諭張日新沂州里居
河南巡撫高名衡壽張里居太僕少卿王大年曹州
里居戶部主事楚煙長清里居訓導張肇祚昌邑舉
人李治躬宋明佐生員宋奇英宋奇士諸城舉人丁
大穀新城武舉王驥貢生王與朋生員王與斌王與
玖王與才王與蓋王與獻王與璧王與纓王與滿王
士駒王士奇王士瞻畢申畢卓耿廷梓張嗣說徐淳
如張炅然張炳然張營然張冲然泰安州生員張遇
留平渡州生員竇啟光威武生員劉洵堂邑生員孫
法祖夏津生員劉以稽戴章甫朝城生員岳爾高即
墨生員王基招遠生員單經翰應天則豐縣知縣劉
光先生員王道充與子賓布衣皇甫世民沐陽知縣
劉士環等而南京給事中張焜芳天津叅將賀秉鉞
寧波生員馬之駟馬之駟道出臨清職方主事劉大

年道出歷城亦皆殉節死

質實

贛榆漢縣東魏于縣西別置懷仁縣高齊廢贛榆縣金大定七年改

懷仁曰贛榆明屬海州以隸于淮安府

本朝雍正

二年升海州為直隸州縣仍屬馬沐陽東魏建沐陽

郡兼置懷文縣後周改縣曰沐陽明屬淮安府本

朝雍正二年改屬海州南樂五代唐改昌樂置明以

屬大名府今因之濱州五代周就

改海縣置州明洪

武初省縣入州屬濟南府

本朝雍正二年升直隸

州十二年升武定州為府以州屬之臨淄壽光皆漢縣明並屬青州府萊陽漢昌陽五代唐改萊陽明屬

登州府今悉因之魯王以派荒王檀十世孫趙光祚

字彥青九江德化人鄧藩錫字晉伯金壇人王維新

廣宗人曾文蔚泗州人閻鼎臨汾人李昌期永年人

郝芳聲沂州人丁文明義烏人俞起蛟錢塘人范淑

泰典浙江試事竣還家遂與藩錫等同死樂陵魯靖

王肇輝第五子泰舉于宣德二年始封樂陵郡王至

是為泰舉八世孫以泛陽信魯莊王陽鑄第七子當
潛于成化十四年封陽信郡王至是為當潛七世孫
宏福東原魯端王觀煊第二子頤瑜于嘉靖三十六
年始封東原郡王至是為頤瑜曾孫以源安邱魯靖
王肇輝第四子泰圻于宣德十年始封安邱郡王至
是為泰圻九世孫宏積張名世馬邑人子啓元同死
馬休同州人母薛氏同死趙輝字黃如河津人其子
琬同死丁師義字象先楚雄人趙班慈谿人一門十
四人同死周而淳掖縣人顏孕紹字廣明曲阜人復
聖六十五代孫也闔室自焚死姚汝明夏縣人妻任
氏同死陳三接文水人巷戰死妻武氏殉之吉孔嘉
洋縣人妻張氏長子惠迪次子婦王氏同死傅梅邢
臺人唐鉉字節玉睢州人王端冕字服先江陵人陳
廣心元城人王一統成安人高維岱昌邑人郎養性
東勝衛人呂大成萊蕪人鄭集命延長人項易禹州
人牛文科任縣人劉名言唐縣人曹一貞宛平人董

調元安肅人樊吉人元城人邢國璽長葛人李格安邑人劉源清濟寧人澤清弟柳毓融博興人陳興言漳浦入路如瀛陵川人徐應芳臨川人陳翔龍蕭山人張宗衡以兵部侍郎為宣德總督罷歸佐有司守城援不至城破死王道隆江都人景淑範蒲州人朱廻添瀋陽王支屬由宗學貢生為知縣馮守禮猗氏人與二子攄抱攄奇俱自殺張予鄉武進人吳良能遼東蓋州人城將破盡殺家屬拜母出力戰死瞿騫上海人解任未行與良能協守城破亦死吳汝宗寧洋籍龍巖人任萬民曲陽人文昌時全州人闔門自焚死申周輔屯留人周啟元黃岡人李耿江陰人陳顯真定人宋應亨侍郎致族叔也應亨以城北庫薄出千金建甕城決旬而畢政及邑人趙士驥亦出資治具與顯誓固守二月餘城破皆死之張日新浙江建德人招降土寇安守夏共登陴固守力不支與子光裔及守夏皆死妻方氏自刎高名衡以巡撫守開

封城既陷以病歸夫婦同死節王天年歷官御史加
太僕少卿以附魏忠賢掛名逆案至是亦死焚煙與
子鳳苞妻趙氏俱死劉光先廣東人劉士璟復州人
張焜芳糾太僕少卿史堃贓私為所訐罷官歸會稽
以事北上與劉之駒之駒俱就執遂死其妻妾聞之
赴井死賀秉鉞泰寧左衛人以扶父柩至臨清巷戰
終日力盡就執死劉大年廣昌人使南京還朝過歷
城適城破遂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詔謚范淑秦
顏季統吳良能忠烈鄧藩錫吉孔嘉宋政高名衡張
焜芳忠節王維新丁文明張名世趙珽陳三接高維
岱牛文科李其紀樊吉人柳毓融陳興言文昌時賀
東鉞烈愍譚絲魯文蔚李昌期郝彥聲俞起蛟馬嗣
休趙輝丁師義李時英周而淳姚汝明賈太初傅梅
孟魯鉢張鳳鳴唐鉉王瑞冕呂大成鄭集命項易侶
鶴舉杜斗愚申為憲劉文蔚邢國璽李恪劉源清張
宗衡張振秀邢泰吉尹任王道隆景淑範朱迴添馮

守禮張子卿瞿騫劉鴻緒吳汝宗任萬民周啓元李耿丁茂桂陳顯際宋應亨趙士驥楚煙劉光先劉士環劉大年節愍羅于宁等並入祠

閏十一月李自成陷汝寧前保定總督楊文岳死之

文岳與虎大威等既自朱仙鎮奔汝寧詔禱文岳官候勘以寇患方棘猶治軍事未行至是賊以數萬衆來犯汝寧老回回馬守應草裏眠賀一龍左金王賀錦爭世王劉希光亂世王蘭養成時已歸自成引兵畢會壓城五里而軍監軍僉事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文岳以保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殺傷數百賊奪其馬羸悉衆攻文岳軍文岳部將甄奇傑者稱驍勇前從擊賊已戰死所恃惟大威成大威中礮死守備蔡浩父子指揮熊應呂梅振英張鴻光俱歿于陣文岳益不支僉事王世琮知府傅汝

判朱國寶總將士入城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亦拔
文岳貞會登城賊四面環攻戴扉以障矢石雲梯堵

牆而立城上矢礮搖石雨集賊死傷積山而攻不休
一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世琮國寶悌名聖殺汝陽

知縣文顧于城上遊擊朱崇祖指揮張國正千戶劉
懋勲楊紹祖袁永基同子世蔭百戶葉榮蔭張承德

李衍壽閻宗國奮力巷戰死汝為聞變投水死歲貢
生林景賜國學生趙得庚楊道臨等諸生趙重明費

明棟楊應禎李士諤等皆死賊擁文岳見旬成大罵
賊怒縛之城南三里鋪大礮擊之洞胃廉骨死士民

屠戮數萬焚公私廨舍殆盡貞會執去不知所終王
王由橫崇世子諸郡崇皆擄以行賊遂走確山信陽

泌陽遣其黨賀一龍掠地上蔡知縣官篆出禦之
與鄉勇馬天祥李和中王維新曾耀俱陷陣死

賈

實

崇王由橫簡王見澤七世孫王世琮字仲發達州
人先為汝寧推官討土寇流矢貫耳不為動時號

王鐵耳者也傳汝為字于宣江陵人朱國寶成都人
文師順全州人蒞任甫三日朱崇祖汝陽人妻孫氏
自焚死張國正六安人妻永基妻王氏亦殉節官篆
膠州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楊文岳虎大威
王世琮忠烈甄奇傑蔡浩熊應呂梅振英張鴻光賈
悌馮名聖文師順朱崇祖張國正烈愍傳汝為朱國
寶官篆節愍劉
懋勲等並入祠

下給事中姜採行人司副熊開元于錦衣衛獄尋遣戍

明季國政日非
訛言競起往往
造為蜚語以搖
惑人心如二十
四氣之說浮誕
不經妄為傳播
周延儒之再相也頗力矯其前所為廣引清流于是
鄭三俊長吏部劉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
元璐佐兵部多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
麒等皆布滿九列又請釋黃道周于戍所復其官言
路亦得發舒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
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

原亦不成事體
至莊烈下書訓
戒自以當時言
路寬勝莫以滿
除積習乃姜垓
妄加揣測竟敢
萌過疑君上之
心逞臆恣陳詭
詞曲詰更乖臣
子立言之體臺
諫徒以悖激沽
名尚且無裨國
事從未有任私
意以妄度上心
可以謂之抗直
者熊開元之請

尤至垓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詔言官重故責
之嚴如聖諭云代人規矧為人出缺者臣敢謂盡無
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騰
播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恐言者不利已而思以終之
激至尊之怒籍言官之口人皆喑然緘默誰與陛下
言天下事者是時帝方憂勞天下默告上帝戴罪省
愆所頒戒諭詞旨哀痛讀者感傷垓顧反覆詰難若
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垓敢詰問詔旨藐玩持甚
立下詔獄考訊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詞上帝曰垓情
罪特重且二十四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即當毀何
故屢騰奏牘其速按實以聞而同時有熊開元者亦
奉詔下錦衣衛獄開元初以給事中左降淹久不遷
頗缺望嘗詣延儒訴已困頓狀延儒適以他事輒命
出開元大慍會京師戒嚴帝下詔求言凡官民陳事
者即日召對開元欲論延儒屢請召對及入見延儒
同在不敢言一日帝御德政殿秉燭坐開元從輔臣

見陳言終于詞
停塞白更不足
供一噉矣

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
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
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對曰
今所謀畫惟兵食賊寇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
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御以來輔臣數
十人皆庸人相繼為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
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復救矣帝與詰問
久之疑開元有所為曰爾意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
有且奏且頌目延儒延儒跪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
過于卿何與開元言陛下今大小臣工不時而奏而
輔臣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
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追行德
意釋累囚蠲逋賦起廢疾賢人君子皆其所用引偶
有不平私悅歎而已帝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
亦前為辨解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續從之開元
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

贖陰令吳昌時等沮之及奏上止述奏辭不更及延
儒他事帝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
也素怨延儒令盡發延儒之隱以聞帝益怒密旨下
養性令潛斃塚及開元于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
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已而
語洩有奏之帝者請並誅養性養性大懼帝亦不欲
殺諫臣疏竟留中會鎮撫再上塚獄言掠訊者再供
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尚書徐
石麒等擬塚戍開元贖徙帝責以徇情翫法令對狀
奪石麒官而逮塚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塚已死塚
弟塚口溺灌之乃復蘇質實姜塚字如農萊陽人熊
仍繫刑部獄已皆遣戍

十二月削左都御史劉宗周籍

宗周甫起廢籍為左都御史既至官召見文華殿帝
問都察院職掌何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察必存諸

中者上可見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宗周以敗書屢聞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總兵左良玉俾督師大帥皆知懲勸帝不能從閏月晦日召見廷臣于中左門時姜採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有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者諸名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為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為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為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擬督撫去留則諸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轡欲以一旦苟且之政

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
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為好惡帝
曰目下烽火逼畿甸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
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
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
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
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
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
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
時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
濟變言愈當兼重操守帝曰大帥別有才局非徒操
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
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
守為重帝色解曰朕已知之命宗周起于是宗周出
奏曰陛下下方下詔求賢姜琛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
罪下錦衣獄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慙直如臣

黃道周尚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
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
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
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錦衣獄終于國體有
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
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賊壞法欺君罔上皆不可
問乎宗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
即陛下問貪賊壞法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
如爾所言偏黨已極豈堪居憲職有問曰開元上此
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
即加議處翼曰光辰遂貶三秩調用宗周命革職
下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
斥為

李自成犯襄陽遂犯荊州焚獻陵

自成由汝寧引兵而西謀拔襄陽為根本時左良玉駐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諸降賊附之有衆二十萬然覲軍愛將大半死而降人不奉約束良玉亦漸衰多病不復能與自成角自成乘勝攻良玉良玉退兵南岬結水寨相持以禹人扼淺洲賊兵十萬爭渡不能過良玉乃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至武昌徙楚王乞二十萬餉曰我為王保境王不應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竄至山谷多為土寇所害驛傳道副使王揚基奪門出良玉兵掠其資并及其子女人畏良玉兵甚于賊賊既得渡長驅犯襄陽官吏皆先遁賊入城鄉官蔡思繩宋大勳殉節死賊分兵寇宜城知縣陳美固守八晝夜城陷抗罵不已為賊磔死訓導田世福亦死之寇棗陽知縣郭裕發礮石擊傷多賊憤攻益力城陷身被數梨大罵賊支解之闔門遇害寇光化甫薄城知縣萬敬宗遂自盡賊義之城獲全鄉官韓應龍自縊死

寇穀城知縣周建中亦殉節寇均州知州胡承熙被
執不屈與其子爾英俱死承熙有能聲遷刑部員外
郎未行遇難寇鄖陽同知劉璣死之寇保康知縣萬
惟壇與妻李氏死之寇荊門攝州事承天府同知盧
學古誓死守學正張郊芳訓導陳之奇亦盟諸生于
大成殿佐城守賊環攻四日無援城陷學古罵不絕
口剖腹而死郊芳之奇亦不屈死州同知沈方一門
十八人皆遇害賊既陷荊門遂合兵向荊州巡撫陳
睿謨急渡江入城奉惠王常潤南奔監司以下皆奔
士民遂開門迎賊湘陰王儼伊遇害訓導撤君錫正
衣冠坐明倫堂賊至欲屈之詬罵死賊大索縉紳故
相張居正子尚寶丞允修不食死之戶部員外郎李
友蘭不屈死諸生王維藩率妻朱氏及二女避難為
賊所掠令妻女赴井死遂見殺諸生王圖南被執罵
賊死夷陵鄉官李雲以城陷不屈執至江陵絕食死
歸州千戶呂調元率部卒格鬪陷重圍中拈之降大

罵死亂刃下賊勢大熾所至輒摧破前巡撫朱一鶴
急趨承天護獻陵陵柵木為城賊忽大至積薪燒之
煙罩純德山城穿一鼓而登盡毀煙殿守陵巡按御
史李振聲總兵官錢中選皆降自成欲發獻陵陵中
有聲振山質寶王揚基潛山人蔡思純官羅平知縣
谷懼而止質寶宋大勛官福建通判陳美字在中新

建人田世福陽城人郭裕清江人萬敬宗南昌人韓
應龍官長蘆鹽運使周建中秦州人胡承熙歙縣人
劉璇永平人萬惟壇曹縣人盧學古夏縣人張郊芳
黃縣人程之奇黃岡人沈方桐鄉人陳睿謨武進人
湘陰王儼鈞遵簡王植第十一子貴熿于永樂二十
二年始封湘陰儼鈞其八世孫也撤若錫字賓王降
縣人李雲官潁州知州有惠政州人建祠祀之謝事
歸大書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二語于牖以自警竟殉
節如其志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陳美忠烈盧
學古烈愍蔡思繩宋大勛萬敬宗韓應龍周建中胡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八

五九

承熙劉璇萬惟壇沈方張允修李
友蘭李雲節愍田世福等並入祠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八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左洪模